

瑞金縣志卷十四

武進張國英重修

藝文志

文

管遠堂

志寧

地理糟粕序

朱

軾

高安人

予幸獲一第馳驅於仕途者數十載故遠堂聲雖甚噪復爲同鄉人士亦未一面晤丁酉秋聞後予三弟曠遇遠堂於旅邸往來詩文甚契偶與商訂堪輿事切聞所未聞心然儀之輒延請至家凡所課新舊墳其吉凶禍福皆灼知而猶見者三弟向予言之始知同鄉有高士爲迴越流俗也雍正五年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一

怡親賢王總理

憲皇帝萬年吉地未能確當爰以江右代有名師謂予生長此邦意中豈無其人予乃亟稱遠堂仰答

賢王之詢併呈所著糟粕等書旋得上奏

宸聰因部檄遠堂至京職就春官寵眷靡加以勦王事暇則過予談論予見其人小心翼翼學術精通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蓋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解洵爲國家有用才也遠堂勉乎哉行且出其所學輔相山川神明變化萃天地菁華之氣盡鍾

帝室俾我

本朝享億萬載天祿於無窮豈非臣子薦剡美舉今令弟大西倉監督弼臣將以其書布之天下庶幾造葬者咸有所依歸而召瑞邀祥將見家室豐饒忠良輩出遂成宇內清和咸理之盛則體國經野抑亦藉此兼收之一道焉矣予故樂得言其所事弁於其書之首云

楊默堂詩鈔序

朱

珪

大興人

余與默堂同年成進士官翰林維時默堂早以能詩名而予齒最少初學爲詩不能窺其涯涘也後默堂邸居與予相近晨夕往來唱和杯酒間旣心折默堂之嗜古而音雅又重其人摯於中而不詭於貌也默堂改官諫垣兩使滇南山川瑰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

偉奇盪之氣益發暢于詩歌而根于其性情之淡泊而醇壹旣而予出官閩中甲申以憂歸及祥而默堂以其詩彙示予且屬爲之序予讀之盡卷歎曰何其存之慎也蓋予交默堂以來二十年矣朋友聚散同心麗澤之感霽然如昨顧默堂所業益工而予年且過壯不學將落尤可慨也今年春予服旣闋行將出官四方與默堂別矣乃識之曰詩莫盛於江西廬陵山谷其兩戒也山谷之詞如滔天挈舟孤山一髮卓然奇傑者之所爲而廬陵冲夷淡沲戛球拊琴聽之使人導宣堙鬱唱嘆蹈舞而底于和平豈非所謂其人大雅而及世之治平者乎今默堂致身

昌時出入風議見於詩者宜其清穆而醅和也及其世得其人廬陵之所謂難者而默堂易之其好學不倦與年俱益者如此豈不駸駸乎古人而不愧于大雅者歟他日舉以相質予之傾倒于默堂者又當何如也

羅臺山尊聞居士集序

彭紹升

長洲人

孔氏既歿學統歧道術裂二千餘年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于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旨以孔氏爲宗要其淺深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以強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內心也微顯交融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

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序則不可以不早辨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予欲無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反視聽之原得一以貞樞紐造化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草木莫非文也卽莫非禮也其皆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以外求乎哉並吾世而爲訓詁辭章之學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極道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羅子臺山躬明睿之姿嚶嚶然負進取之志研精覃思真積力久豁然自得發而爲文彌綸天人昭晰空有沛然而莫禦蓋百數十年間攻文章譚道術者未有或先之者也而或以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荀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

累于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之著與乃其所以約之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于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序辨之者早矣而又何疑焉

楊中子時文序

馮

詠
金谿人

自昌黎論文有氣盛之說後世操觚家率忘本逐末以汪洋浩瀚不見涯涘爲高而其氣多浮薄不根卒至繁艷一消眞精已滅鮮有不萎然盡者夫氣之積也不厚則其運物也無力大塊之氣噫而爲風其萬竅悉達者厚而有力也故氣必視其積而積必由於養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推本於集義義不集則氣餒氣餒則體不充未有憑虛氣而能浩然者唯文亦然讀書不多義理不貫而思以其氣勝是猶覆盂水於庭欲使物大小畢浮匪惟無力且立見其涸矣瑞金楊中子爲余同年友英年積學受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

聖明特達之知其墨藝流傳已如豐城之劍氣奕奕逼人今梓其全稿問世屬余論定之余觀中子之文風馳電掣時騰湧於筆墨間見者驚者河漢不知其辭繁理富胸中蘊蓄蓬蓬勃勃不可遏抑而迴斡元氣充寒瀾淪蓋非獨其才長抑學之有本而所養不可誣也昔老泉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時有抑遏蔽掩之意而其自道也則曰根之深者末自茂實之盛者光自晔是皆其積而

養之有不欲襲取於一旦者中子之爲人也瞿瞿鶴鶴體若不勝衣而其文獨縱橫排奐凡於聖賢之義蘊經籍之膏腴以及古今治亂之源流浩然達之綽有餘裕而堅光壯采雖萬夫爲之辟易此其根實之所存有不可强者豈非集義之功深大有合於昌黎氣盛之旨哉抑吾聞之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刺潮也潮人多不知學昌黎力挽波靡延趙天水爲師而文風始振中子初令平遠爲昌黎過化地甫三月士之執經者履滿今其移始興也敦崇儒行別裁僞體案牘之服輒濡筆爲文與邑諸生講論不輟未期年而化成是亦昌黎之後起也然則讀是文其亦可以興矣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

楊節婦家傳

蔡新漳浦人

瑞金楊節婦賴氏者縣文學賴聖休之季女嫁同縣進士楊于位之第四子曰其琚年二十而寡無子其琚之且革也泣與婦訣曰吾與若不能相守矣若善自計婦哽咽言有如不可奈何者我無子從君爾其琚遽曰惡吾兩老人年就衰我死若殉重傷堂上兩老人斷不可若幸自抑思大義奉兩老人終天年且幸爲我置後吾瞑矣節婦大慟頭搶地絕家人持之已而蘓仰天大號復絕如是者屢姑劉夫人泣謂曰若不念吾乃竟不念死者言死者言昨日也口血尙新忘之且不祥若幸記之節婦寤久之瞿然曰晞姑言然情迫神魂去

體肝膽裂誠不知忖度聞大人言視聽反覺有天口世界復啼曰天乎吾夫焉往乎去幾日矣鄰里媼黨婦雜言曰某日殮某日七某日且二七十餘日矣吾輩迭扶持出入竈下鬻湯藥候祖娘子亦十餘晝夜矣老夫人憑棺哭子入閨哭媳兩目睡眠食日殺減愈顛悴矣節婦涕滿頰泗交頤強起徧拜諸賓曰唏吾何敢吾何敢吾今知勉矣是日也婦進粥食既大祥請于舅姑以叔氏之子元潼爲後進士故嘗爲縣官然貧甚無財產分諸子節婦守窮約甘之竭嫁時粧奉舅姑餽餘以食元潼自采野菜和粗糲食之宴如也久之元潼成童入小學節婦顧而喜俄而元潼患足疾兩膝攣不良于行

起坐食飲便利節婦躬抱持醫治十餘年百其方不愈竟跛節婦自解曰命也夫何怨爲聘婦娶有日矣而元潼以痘疹殤烝烝無依然事舅姑日益謹舅姑愈交賢之也劉夫人彌畱時子婦旋而泣夫人從被池出金耳環一雙目授節婦曰無以報汝以是志汝孝節婦姪昌清者進士高弟子也師弟相得懽同里閨過從講學最勤一日昌清過進士而進士倚杖掀白髯方怒節婦盛氣譙責若不可解入視姑冰立閨中禁栗不能發語淚被面昌清諤不敢問故別去他日請問曰姑素謹前者以何得罪先生也進士愀然太息曰嘻汝姑賢吾曷爲怒之第吾老矣吾死汝姑將益艱吾嘗設身處之

誠不足存活婦人不服詩書保無變志吾故爲無理之怒以觀之默而引罪但咎不能奉養予以是爲恨其于義堅矣吾卽且暮死吾不恨汝姑賢吾曷爲怒之於乎豈不賢乎節婦現年五十餘嗣子未立又無有以其事上于朝者蓋去其踞之死已三十餘年矣

前史氏曰乾隆四十三年昌清會試京師介其嫻羅生有高謁予出節婦述悲切求爲立家傳予觀節婦之義備矣易曰甘節亨誠甘之彼其視窮餓死生險夷坦若寒暑晝夜之敝矣能無亨乎坎之彖曰維心亨亨者心亨之謂也

書濟陽張子立命說辯後

羅有高

邑人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就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疇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銜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于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影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急功利嗜富貴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諄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籍小惠微勤邀福報于天不可謂善人不可謂畏天人舍六經語孟

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僞彼共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望報切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于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其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于善何論中下不自進于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讀書立身竟甘以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于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

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澆之若涂中下者之于善不善也如影然如夢然不必辨哲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炫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于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甚畏人知誠爲之必不屑以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間有者也常有者中人爾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

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觀其觀敍之彝倫以理其統
榘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
聯其情慮有闡而不明也于是通之師友講就以極其奧慮
有強而不遜也于是鬯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
出于其倫于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敖
俯張于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媿艾之刑
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
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
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
分以畏爲隄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

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
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
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
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
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
是私僞也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凜象魏以畏
爲隄以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
以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
吾之教施之而第唯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
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于欲畏也無不誠其于欲畏也誠斯其

良知能之見端可牖馭而桃之者也吾有以施吾教矣故曰
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
之說得無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
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遽之
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
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
非謂天之可邀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
非覲髣闊畧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
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

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而人取
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
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并辨極
于錙銖釐忽累黍而人不爲苛數者之陳于前卽大姦滑無
所施其謬巧而詭遯人之準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
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大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殽地則曰
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
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
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

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于禘出田邑發秋政于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畀輝庖翟闔之賤報饗之禮達于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于躬也詳其敷之于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敝懷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嫚勉強踵故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

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懼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矣吾又懼夫精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虓虎而拚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耻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以善邪是爲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于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牾而噦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濟也何也世之諄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爲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于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貪得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貪得與黠桀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

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貪得之念之非反于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捨者矣易曰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墮于覲髻闕畧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敝之流于空蕩而媠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

以往善贖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于人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于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敍感應篇畧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于道家其爾舉條目統該人倫于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真希元凡兩敍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

人過惡之說近于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微北斗主伐無道誅有罪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偁王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攷之商俗爲甚故盤庚偁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懼諭之以灾祥則懼後世機智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尙鬼謂祭祀爲矯

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網罟所以日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于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隲文敍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犬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灾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閒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

乎泰山傳說託于龍角造父王良名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于姚秦

唐時曾著靈異

見孫可集

宋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

賦之事

見葉石林巖下放言

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日

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高辛

祀祝融商人祀閼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

見水經注

則神

道之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灾咎云者不過

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

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五

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覲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旨主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寔蒼蒼者鑑于下土人心之日醜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素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

究而既是孔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道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

舊按臺山先生生有異才宿學淹貫領鄉薦後數從名公卿遊徧歷勝境後更明心見性出入於儒佛之間著有文集若干卷惜與志乘無涉不能悉采此篇喜其闡發精微有關於人心世道者正復不淺故錄取入志勿以例視也

東路記

惲敬陽湖人

南昌城下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回任檄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十六

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荏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大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于清端公成龍作縣事甚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柯樹亭柯卽桓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棟者是也桓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注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柯十一月朔一日朔甲辰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過曾香墅鄧蘭士蘭士從弟薊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吳白广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揚村初三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

豐滌硯十一閱之渡河復五里宿楓嶺初四日行八十五里宿甘竹雨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寧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滂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界爲三成如僊嶠搖漾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紅綃真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封山蓋拔見在二百里之外軍封之南至寧都多石山千幢萬旛皆南指然無如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七

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寧都會梅水可舟寧都之南溪皆北流六十里至九斷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坑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寧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遊羅漢巖記

惲敬

瑞金陳石山之南曰羅漢巖丁卯八月與楊生鍾生遊焉大石翼然下可列坐千人沙門爲佛屋據其廣之半皆庳陋大石之上爲天池水常滿少溢則漉於石之脣齒間無徑可登西行繞巖巖盡而北東登數嶺有石隘入隘數十丈下過石

穴聞水聲琤然天池也出巖背矣法住記言佛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大阿羅漢各與眷屬分住世界此世所稱十六羅漢也四分律言佛涅槃後大迦葉差比丘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阿難以愛惠癡怖見屏後阿難聞拔闍子比丘偈得果在王舍城共集三藏此世所稱五百羅漢也釋氏之言多鄙誕鄙則愚夫婦易知誕則易惑故名山水及荒厓絕壑人多以羅漢觀世音名之嶺北旦數十處此其一也觀世音爲三大菩薩之一以普門品言聞聲赴救四天下皆尊事士大夫擁高位厚貲不知推所職以及遠而詭談性命相率不讀佛書不奉佛法恐亦未必見錄於孔子也旣以語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十八

二生因并記之

沿壩山圖詩序

惲敬

余少讀退之南山詩及子厚萬石亭記小邱記喜其比形類情卓詭排蕩及長始知其法自周秦以來體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詩文之至者也莊子曰芻狗之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蘓者取而爨之而已昔人之已言其諸亦能言者之芻狗乎瑞金多石山往往一石爲一巒一石爲一嶺一厓惟沿壩諸山皆千萬石爲一巒一嶺一厓其色得日則畜碧而揚白日背射之面青黝而孔隙及邊地漏日之光得月與雨皆湛湛然高者數十百丈卑者數尺如是者相引繹蓋十餘里

焉山不見土也山之趾土赤埴而砥平草皆帖地無長叢其色與土之色爲錯余行天下未嘗見也時時過之欲言石之狀終無以自別於退之子厚之所言別之則不相肖爰使戶曹史賴穀分爲十圖以盡其勢而余與諸同志舉觴而詠之退之以重望自山陽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詩恢悅子厚負釁遠謫故其文清瀏而迫隘余小生樂志下僚所言有相稱者焉是亦退之子厚之所許也已

重修瑞金縣署記

惲敬

府州縣用古諸侯禮大門皆臺門瑞金以閣爲大門爲楹三次內曰儀門其名始於唐之節度使後官寺皆冒焉爲楹三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十九

左右門卽漢之閣門三公則黃之次內曰大堂爲楹五有東西廊爲楹二十有四八房以應官八房者曰承發古都吏曰吏古功曹曰戶曰屯曰工古戶曹曰禮古議曹曰兵古兵曹曰刑古決曹賊曹也次內曰宅門爲楹三後漢書明帝紀云應門擊橈鼓人升堂古者惟路寢有堂鼓其置路門歟應門之鼓曰應鼓其應門亦置鼓歟若是則路門其亦置橈如鼓之應歟諸侯其以雉門路門應橈與鼓歟鐵磬卽方響南齊代鐘以記漏漏五夜二十五點故名點次內曰二堂爲楹五有東西廂爲楹四二堂之內曰上房爲楹七上房之東南曰東上房爲楹三有東西廂爲楹二與上房同周垣古謂之宮

牆二堂之東曰庫房爲楹三古者庫在庫門藏車甲後世無車甲所藏貨賄故內之乃府也而冒庫名庫房之東曰東院爲楹三東院之南曰後門房典謁居焉西向爲楹四二堂之西曰華廳以燕賓爲楹三有東西廊爲楹六玉篇云廳賓廚也唐以後以聽事之所爲廳偵矣儀禮侯氏聽於天子曰聽事以決事爲聽事亦非華廳東後室爲籤押房漢曰畫諾君臣同辭唐宋曰畫黃曰押詔君之辭曰輪筆曰判押曰書行臣之辭皆押也宜押者籤之南史籤前直敍所論後云謹籤月日下是也華廳之前曰前華廳爲楹三華廳之後有周垣垣以內南北各爲楹三以處賓僚上房之後垣外迤西曰廚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

房爲楹三自大門至廚房共八十有六楹嘉慶十年四月十一日至瑞金周視多頽損旋葺治之三閱月而功竣後四年去瑞金爲之記以告後之人焉

重修萬公祠記

惲敬

瑞金踞五嶺尾脊東戶八閩而長汀爲汀州府治所宿重戍扼之故閩非大亂兵無至瑞金者縣西南越汀州之武平以及於粵多石徑荒絕粵有饑擾卽躡瑞金自前明至

本朝凡數十至而明宏治中賊循陘夜襲城知縣萬公琛巷戰死縣人立祠祀之其事爲最著蓋瑞金遇大亂則東備閩小亂則南備粵其勢如此而縣之北爲所隸寧都州州負廣昌

左挾石城宿戍不及長汀其溪谷深雜與武平等嘉慶八年
廣昌奸民廖榦周聚衆焚掠寧都石城奸民應之瑞金亦有
應者五十日而勦絕蓋瑞金於閩粵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
其自內起者常連寧都石城必先事部分乃能得要領敬上
事瑞金去廖榦周之平一年矣求士夫可與戰守者不可得
最後陳君象昭見曰明府君無憂瑞金瑞金聚落無可容五
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義勇能破之敬行縣時
潛勘驗語皆信甚喜知可幸無事遂一意吏治暇則以學術
鐫摩之陳君之子雲衢從敬游好治經能詞賦亦喜言兵江
外多好奇之士如陳君父子可尙也已一日酒次與雲衢言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一

萬公祠已就圮雲衢慨然任之葺門垣築堦陳塗墉壁設櫺
楯事竣爲位以祀萬公敬與同志者左右將事咸惻然若
有所感焉因記其事之始卒使刻石於壁間且詳瑞金兵事
緩急難易之數以告後之有責於斯土者

羅臺山外傳

惲敬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六
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
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雩都宋
昌圖同學于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于書無
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

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跡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唐過甬東多託跡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愷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世

惲子居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如斯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謝南岡小傳

惲敬

謝南岡名枝崙瑞金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又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性獨善詩所居老屋數間土垣皆頽敝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會督學使者按部斥其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嘩南岡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三惲子居曰余于嘉慶十一年自南昌回縣十二月甲戌朔大風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掃除蠹書一冊墮於架取視之則

南岡詩也有郎官爲之序序言穢腐已擲去旣念詩未知如何復取視之高邃古澀包孕深遠詢其居則近在城南而南岡已於朔日死矣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爲卑官於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重修松竇庵記

惲敬

敬始至瑞金卽聞有松竇和尚者在

本朝初年以詩名嶺南北求其詩讀之蓋洒然有以自得焉及見黎參議所爲塔銘始知和尚初習禪觀于縣東之烏華山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三

得法後縣人營招提於其所環院宇橋道種松千萬樹烏華巖谷深奧日月如竇中仰視故名之曰松竇敬心向慕之而未得卽往也後陳茂才雲衢來談縣西山水之勝皆遠在數十里外以暑不及遊因同遊縣東之松竇陟岡繞澗盤旋於陂陀曲折之中意境頗幽寂可喜及望見烏華之麓則偃仰者不過三五樹餘久摧爲薪其院宇橋道亦荒落矣清澗者名悟僧和尚之三傳弟子也性清苦好爲詩寄居南塔寺聞敬至松竇請復住持而田屋皆已廢斥上舍楊騰岳茂才黃曉明楊寶窗章益衡悲清澗之志請于敬共謀之數年用公使銀葺佛殿及寮房贖其田歸之而清澗復住持松竇敬時

已去瑞金矣喜清澗能繼其師而諸君子不廢古昔爲嶺南北勝事雲衢聞之當亦快然撫掌作再遊之計也遂記其始末如此

遊南屏書舍記

惲敬

密溪環山山峯如削成有巨石矗其南如屏望之庠而扈石三成其麓多草木是名爲珊瑚石密溪爲羅氏世居其屋於屏之下者曰南屏書舍予往遊焉過溪之小橋漸崎嶇樹木雜植已極幽邃至書舍山林之氣豁然堂于中前後翼以精室櫺櫺井井芭蕉蔭之几簟皆碧周垣果實離離下垂雜花相間而發其隙則高者亭之樓之行者廊之憩息之餘神爲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四

之爽矣書舍之左有田高下疏爲畦右則平原有林陰翳中有石玲瓏羅置書舍之後枕樹竹森然拔起諸生讀書於此倘亦有不扶自植之意歟復左涉磴縱目所之曰月形岡曰遊漁洲曰文運閣皆見於斜陽之內隔溪曰鐘石曰鼓石喁喁焉蹲蹲焉雖輞川畫圖不過如是也吾聞羅氏世有聞人敬亭先生作傲梅樓寒翠軒以爲臺山兄弟讀書之所卒能以所業名天下今其孫巨卿蘊輝復闢幽創構子姓雍雍互相屬切余豈能窮其所至耶是爲記

黃荆坳義冢記

周澍錢塘人

孟子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斯言也自見聞所及

以至於所不及莫不賴此自然惻怛之隱以推衍擴充于其間邑南龍山寺側有屋數楹塔五重爲厝棺瘞骨之無主者康熙三十二年邑令朱公偕邑人所創今已百餘年矣如積薪然充塞戶牖偶有善士補葺之第可以蔽風雨而朽蠹則如故余以便道往視不特棺柩枕藉卽塔中枯骨亦爲山水浸沒寒氣砭人不禁惻然傷之亟爲窀穸計廣文廖牧園黃淡圃卽偕明經劉玉書等出所購黃刑劫旗坑尾山地以佐斯舉迺令掾吏賴興廷蔡逢光鳩工集事瘞棺三十九骨包四十五叉于塔內將水浸之骨檢出無算照塔數葬爲五冢工始于五月葺于六月杪因爲記其顛末用誌牧園淡圃兩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五

公之先得我心并告都人士果能以此不忍之心于見聞之所及而并推于所不及則更實獲我心跂予望之爾

瑞邑學署君子齋榜繹義

張瓊英

永豐人

初君子齋之榜余公元敏爲之越六年彭公立煌新之今尙完好無庸葺二公皆有序余公序不可見意附見彭公序中其大略蓋皆溯是齋所出名昉王荆公爲洛陽簿裴君君子齋記而皆推本聖人躬行之訓以自勉及所以勉人者嗚呼可謂不易矣余讀而重思之以謂爲學者非文之難而躬行之難然非其生平躬行實有一二致力之大端則其立言亦必不足與三不朽之一其所謂文文其所文非聖人之所謂

文也至于爲教者則又非勉人之難而自勉之難然非其生平實有得力所自勉之道則其所以勉人亦且貌焉而不旣其質發焉而不收其功雖其所行亦行其所行非聖人之所謂行聖人之所謂行者言之實也其所謂文者行之華也游之乎詩書六藝以擷其華專之乎子臣弟友以培其實實立而華生之實蘊而華達之故務實爲要而要非有躬行以實教之人則實學不可以猝而多得嗚呼此君子之所以鮮而教者之責益重也可勿慎哉余因前數公之所以序者而益祇繹聖人之訓以引伸斯義揭之壁俾從遊是齋者其亦可以交警而互發也抑居是齋者尤應凜凜焉目擊道存日生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六

自務其實而勿問其齋則是哉

君子齋植物記

張瓊英

君子齋之前有庭逕西出爲署門門之南有堊牆東離屬爲小軒余向所築吾廬者也自牆南以東距庭砌縱十餘步橫可四三弓許舊徑圍俱甃以文石而疏其近牆下之壤若墳沃有俟漑種者然余至則因其土之所宜悉種蘭雜蒔以竹菊桃芳草之屬綴小磁盎數事其中地雖不足也而生物當若有餘居歲餘視之鬱然蒨蒨煙生或雨風颯至覺室中枕几圖帙香滿夜之所蔭與月移離合扶疎光彩倏忽凌亂斯亦可以灑然意遠而有得也因爲黝牆額曰研悅而牆之東

曰蔭蘭夫養根者茂枝而悅心者研慮獨于物然乎哉然寓賞于物者猶時以有得若此則知無待乎物而無不自得者何如哉况乎中固以自得而物又適有會也余既屢困于試罕所營叨是職得與二三子講習餘暇數爲載酒遊舍咀生意甚慰又家故窶貧既沾微祿可以遂迎養歡尤慰甚老人之性和平澹夷胸中無事扶杖弄孫出入流憩之餘當復顧而悅之故余尤以有樂于是而時手自漑治不暇焉

半山記

張瓊英

屋于平畦之上堆阜之間高高下下境界劃然環城之山角列於東南家浮金渡之東者瓜分之寂不入山之深喧則去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七

郭少遠是山宜得半名乙卯夏半山主人春振鍾先生以其工之落成也請予記并招予游至則禮甚恭而儀甚肅其盥漱庖湑之所更衣會講之位經若干楹以達於居中之堂甚井井其堂則因前山之峻以面勢牆半屬其脊有泉出瀼瀼循階除盈坎復行逾于唐陳之下以達于江主人榜其楣曰養正夫以前山憑地之峻而半山堂居其下是地中有山謙象也又始出之泉行於半山堂下是山下出泉蒙象也而蒙之義在養正故以養正額其楹云堂之外構各區以廣半山之趣者顏曰學思主人以勸若學者也周攬堂之左右遠近山內外見聞之勝其有資于養者錄焉由堂步迤北經數籓

落時達焉而流水周於堂下是名之澡翠之池池光瑩澈澹
澗灌木倒影動搖用俯以寒濤之閣更轟以斐筠之亭繚之
以廊與竹相直曲其中翠禽格磔來往焉不可名可名者吐
綬之烏綬尺許吐則斑斕霞錦布馴之笈以娛客者昭其文
也踰亭又迤西歷小岌越屬嶧有闕折而南徑益深蘭蕙之
屬香麝菽勃鬱岬而游探之躅罕有至焉者蓋重幕垂牖常
屈戍矣因志其室曰與善之室室西以南達其居立數椽寘
髹几是多章邱邱多石石之質美者有若醫無閭之玕焉音
美者有若泗濱之磬焉比德于玉也自堂以北至南地多修
陝阻窅之勝至砥隅漸以敞又南轉瓴則有崇軒四望無際

光交空宇邇延諸瀼潏汜遠納城下綿江通流混茫鮮澄萬
象一碧者也故其軒曰碧涵自軒以南折而東地益廣無蔀
惟蘚落印履迹其正東有沼曰濂愛取蓮之亭亭物外香遠
益清得君子之道也中多儵魚聞人聲則泳尾以出不異濠
上之適者沼之流水出牆外周于半山下其流至清由其源
遠與堂下泉疑若通不可以不名予名之曰問源有二梁焉
其外卽平畦實來時故道有陵焉其上多芳草蒙蕤以秀其
葉似蒿而細科類詩所謂莪者予乃名之曰菁菁之陵陵外
則皆山矣山不可窮故不悉名就其尤峻者青摩于霄卽堂
前之所謂面勢者也以方之柳河東游之適有二曠如奧如

之各有其勝何以加諸是爲記

恭修

上諭亭

文廟考棚南樓毓秀臺碑記

蔣方增
陽湖人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自通邑大都下至荒陬僻壤咸建

上諭亭歲時宣講

聖訓百官齋肅拜瞻天威若凜有唐開元中始詔郡縣立

孔子廟春秋釋奠享祀禮隆我

朝賓興賢能三年大比俊選以次升學試院以時校士而周禮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也及築臺以培文風恤孤以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九

廣

皇仁是皆邑中公事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瑞金界在粵閩

雖山阻水幽不乏好義慕善之士無亦累代漸仁摩義飲和

食福故羣黎徧德油然而生其忠敬之心耶所慮官斯土者視

其官如傳舍於民風士習廢興利弊漠然無所動于心毋乃

非先王設官置長之義乎余于乙亥七月奉

命來涖此邦甫下車瞻拜

龍亭旋謁

文廟見

上諭亭漸就坍塌

文廟兩廡霉黑漉漫泮池敲裂後垣久廢不治余曰此君

師重地不可不亟葺之于是商之學博廖君牧園黃君澹圃集衆紳士酌議重修敦勸樂輸以成善舉而皆踴躍從事未踰年而

龍亭正殿兩廊以次程工更立石柱堅緻恢宏

聖殿門庭殿廡斲礪黝堊丹采輝煌櫺星泮池尊經閣次第繕完復于

崇聖祠後厚其垣墉以聯地氣頓改昔觀至于考棚號舍爲歲科校試人才之地爾來楹桷傾頹風雨驟至則覆敗堪虞爰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

捐俸首倡興修維時邑紳鍾君梧岡蔚黃楊君輝野鹿柴各墊資百元以助沾蓋瓦葺易以大柱視曩製爲完整焉先是合邑城壕久荒疏濬按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行孫謂之不行

文廟出水始由西南達外河歲丁巳復改爲東流以出而外突內窪勢難宣泄歷年久淤塞滋甚余偕諸紳相地形尋脈絡於發源處得西南城外舊溝循跡甃石磬折以參伍使水歸故道氣脈疏通永無閉逆焉縣治之南門城樓巋然聳峙爲邑巨鎮日久漸頹乃聚徒嘯工伐木級甄疊石未浹旬悉修整之無侈前人無廢後觀矣出北郭數武隆然而突兀者爲先

農壇卽志乘所載毓秀臺故址也形勝家謂有礙文風因于山阜下屋之以祀農神而于高臺處易木以石梁柱臺頂裁爲六方仍復毓秀臺舊跡焉以上諸工作通計有六經始于嘉慶二十二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八月歲事費錢四千九百餘緡皆邑紳耆士庶仗義而樂輸之以成厥功未耗司農錢也邑紳士僉云此次修理較學宮使費甚爲省約可云事半功倍雖未及百廢具興而於

龍亭可以見尊王之義於

文廟可以照法聖之誠試院修而野處不匿其秀城闡理而一邑得壯觀瞻培地脈則溝渠通助文運而高臺復故余之惓惓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一

焉與衆紳士早夜以籌之者非以爲名也亦謂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况獲衆力吾又何憂吾亦行吾心之所安期于公事有所裨益爲司牧者當如是爾抑余更有藉于諸紳士者比奉 憲檄建立育嬰堂卽漢制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之遺意余蒞任後念此至熟已捐廉購買民房一所理而新之苦無經費因與紳士商於見書各工程樂助內無論多寡一併歸育嬰堂詳 憲後俟公費贏餘爲定條規以召募乳媪收養幼孩是亦地方要務不得不復有望于樂善好施之士共襄厥成焉

重修城隍廟記

蔣方增

聖王治天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城隍者守土之神也其說見於周易而北齊書三國志並詳其義蓋古帝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有功烈於民與禦患捍災同在祀典所以佐景運而福蒸黎者與守令無異故其秩亦與守令埒非淫祀比也余宰縣江下車齋宿斯廟廟久不治風雨剝蝕半就傾圮後殿則基址僅存幾於不蔽風雨欲重新之苦無經費適

上諭亭

文廟及考棚等處見會同儒學廖黃二君請衆紳士設法勸捐亦未遑茲廟之營葺也越二年始命本署各房書吏酌議勸輸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二

余與湖陂司張君曾漢瑞林司金君森典史劉君棠先捐廉俸以倡用是諏吉興工勤垣墉塗暨茨丹墀其中殿瓦甍剝落者沾蓋之棟楹梁柱之敝壞破缺者易以巨木歌臺廊廡悉撤而新之後殿中楹東西兩翼兩廊房以次完整皆周以層垣甃以厚石其最後又增設爨房兩楹以爲庖湑所經始於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告成於二十三年九月計費錢一千六百餘緡而戶曹使賴興庭董其役始終不辭勞瘁焉夫民和而神降之福志堅故動必有成此自然之驗也瑞金僻處山陬邇來雨暘時若大有頻書焉知非神之所助顧自維涼薄之躬忝守此土深懼無以裨益于閭閻尤望神靈鑒此區

區保護而康濟之以躋斯民於仁壽而無天札之虞者則斯廟之新正有合於古聖王以人事神之意非僅僅神道設教已也故濡筆記之

毓秀臺記

蔣方增

邑志載前明萬歷丁酉縣民劉楊朱管四姓人等捐集衆力疊土成臺前縣林君德廣建亭其上顏曰毓秀年久臺圯至我

朝康熙癸未前縣田君兪復加修補並建高閣記載藝文志自後百數十年臺之廢興遂不可攷予自嘉慶乙亥蒞任見城北二里許嶺然而突兀者爲先農神廟臺則無所見也詢之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三

故老知廟卽臺之舊址于何時改建無有能稱述之者邑紳士僉云臺廢之後邑中文風不振請復修之爲便予爲相度地勢以臺之前土平地廣移建神廟爲先農壇仍于高阜處建臺以六方爲式自臺項至地全以巨石堅壘而成無所爲梁柱瓦脊也經始于戊寅秋工竣于己卯春工力完固氣象光昌或有合于文明洞達之義邑之人士其亦植品勵學志行卓然能無忝于臺乎守土者于此將見士習文風蒸蒸日上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此臺殆人以臺興而臺又以人重也是爲記

游松竇庵記

廖駒龍
奉新人

瑞金僻界粵閩山阻水幽跬步皆崇巒疊嶂其有一二名山川在百里數十里外道遠不獲游覽余甚慕之東郊行十餘里有庵枕於烏華山之麓者曰松竇怪石崿岬如雲湧壁立又若虎伏獅蹲其上有蘭若招提

國初福建黎大參與詩僧采若爲方外交多所唱和采若曾擁錫來游淨持戒律得道後邑人爲之鋤茅葺宇環山種松千萬樹仰視日月如竇中松竇之得名以此余始至瑞金有采公三傳弟子清澗者亦能詩與之言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交游聞其剃度後遍訪清源匡廬九華百丈諸名藍廿餘載迨賦歸來則松竇院宇榛蕪田園蕩廢所謂石香

甘露嵐浮諸勝一望蒼煙遠靄斷塹荒墟而已乃僦居縣治之南塔寺一日出其祖采若詩集示余余素聞采若得法之由展讀詩篇心益嚮往時同官邑侯陽湖惲子居先生善知識也旣愛采若詩復憫清澗修持清苦不欲松竇故蹟久而就湮謀諸邑士公出金重修佛殿寮舍贖回田業而後清澗復還松竇又十餘年矣丙子仲秋天宇澄曠水木明瑟與及門殿傳緣源陟巘踰澗谷盤旋於陂陀林樾中至則清曠平夷到門清澗肅衣出迎境界幽寂仰視烏華頂上雖故址漸頽古松大半摧爲薪而其新葺梵宇令金資寶相永藉安閒亦足以據崇巖睨通壑爲選勝者之所樂爲游觀也遂濡筆

而書之

萬公禦寇殉節記

廖駒龍

瑞金僻居嶺北地接八閩閩粵有事則或窺虔南或躡綿江雖山阻水幽而無曠衍平夷附于崇巒峻嶺可以屯聚五百人者故大兵無自而入惟一二草竊奸宄如劉芳羅承俊之隨許勝可輩旋起卽滅不能逞其志焉然自勝國以迄

本朝蓋數十至矣明宏治中萬公琛蒞茲土乙丑正月二日有廣賊乘元旦夜殺門卒豕突攻城居民洶洶逃竄有勸之急去者公斥之乃勒兵壯數十輩與敵而賊氛甚熾勢窮力竭血戰終日遂遇害守城上其狀于朝詔贈光祿寺卿立廟以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五

祀蔭其子一人世奉明禋血食弗替嗚呼死生之際亦難矣哉君子之論人也樂誌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尤爲人所最不易者乎方櫜槍肆虐俄頃變生浮寄孤懸形勢銷鑠此亦智勇所不及謀者矣而公以一介書生坐守孤城與賊相抗拒外無虬蟬蟻子之援內無貫顛奮擊之士至于弦絕矢窮從容仗節堅志不移讀史書與志乘所載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公可謂得其死所哉攷瑞之以忠義著者宋有劉諫議父子及馮祥興將軍大節凜然視苟免之徒相懸何啻霄壤易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念忠貞可維萬古綱常其英風遺烈豈特廉頑立懦亦冀將來君子有所觀法焉是

爲記

書李貞女善姑事

廖駒龍

余曩詣計偕北上舟泊南陽夏鎮間遠望有廟隆然而特起者曰四女寺詢之士人曰是女也以鮮兄弟願孝養父母終身不字至今廟貌巍巍享祀弗替香花絡繹求兆者輒多奇中云未幾秉鐸綿江有上舍生楊君鏡澄持其姍親貞女李善姑狀來請余記與南陽所稱四女者若合符節是不可以不傳姑出隴西郡尊人李公彥生積善累行多隱德無丈夫子其鍾愛此女也有若李氏平陽左家嬌女方將相攸擇配欲如韓土之可樂而善姑以親不得養相守不忍離性嚴重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六

清操若冰雪謹嚴若介圭誓志守貞以奉高堂獨居一室不御酒食不與賀慶長持齋素人罕見其面守彌堅而孝思彌篤矣夫忠孝節義生人之大坊得其一可以質鬼神而盟幽獨自世人昧於居貞之義往往始終易操此在丈夫猶難之而姑以一弱女躬秉誼身女職而兼子職六十餘年孝敬不衰其跡若戾乎常而其操允堪不朽故至百餘年猶凜凜有生氣雖謂姑至今存可也余稽之邑乘訪之故老傳述得瑞金所謂三奇者姑處一焉其諸變而不失其正者乎其在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十年不字反常也謂妄來者去而正應者合故稱反常則視十年之字亦各行其心之所

安而已昔齊北宮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威后謂其率民而出於孝情因對使者而責齊以不朝之故以姑方之又何多讓安在古今不同揆也哉爰次其崖畧書之以俟編彤史者採焉

書癸亥十月蕩平教匪事畧

廖駒龍

綿江踞五嶺尾東居八閩北隸陽都之屬邑虔與汀俱爲重鎮大吏駐焉選兵戍扼其要害故非大兵燹無有至綿者其一二小醜跳梁山谷間不踰時可以撲滅以其非用武之地也嘉慶八年廣昌奸民廖廣周會集不軌之徒抄掠陽都石城石城瑞金均有附奸黨者余因公在陽都見居民擾亂逃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七

竄紛紛急促裝中途聞瑞邑合城一空至北郭城守欲閉關拒賊余曰賊未至而故張皇畏縮動搖人心是助寇爲聲勢斷不可遂止時石城令李公大謨署縣事聞石城急恩遽回石設法堵禦又恐蔓延因勦絕之令不得過瑞金尺寸界以故瑞金附奸者亦急切不得與賊聚余暨同寅與防禦葉君泮水議召募本地鄉勇得百人給工食薄暮登城鳴鑼巡邏火光四照三更後始罷而湖陂司王公已獲頭目一人不數日陽都別駕湯公來攝瑞邑篆又獲數人拷扑窮治得其餘黨披露首服民心稍安維時秦大中丞帶兵五百人同虔南觀察蔣公四而偵探勦堵賊勢銷縮若土崩魚爛共獲賊匪

八十餘人分別正法梟示當是時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城鄉士民各備器械爲防禦計官民共奮所以不浹旬卽殄滅之可謂捷矣惲子居先生萬公祠記曰瑞金於閩粵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自內起者常連寧都石城必先事部署乃得其要領又述陳君語曰瑞金聚落無可容五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鄉勇卽能破之信非虛言也記曰衆志成城又曰聖王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余旣嘉邑之鄉勇多義憤而又喜此邦士大夫之好義慕善以助胥追也抑余又思之兵可以衛民身亦可壞民俗前所備守村器械當擇一老成信實者收之空閒所有警動則取而用之非是不得擅持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八

庶不啻鑄爲農器而共享太平之樂是亦守土所宜慮及也因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重修眞君閣記

廖駒龍

古今不息者道可以通帝謂徹幽明亘萬禩而不沒者也然神僊之事半涉于杳冥幻渺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惟旌陽許眞君以淨明忠孝垂教方來爲吾江右掃怪蕩妖安瀾順軌道成拔宅昇天歷昭顯應尊之可以君親之可以祖皆其道之宜尊而不可廢由典午到今享其利畏其神服其教且遍山陬海隅而非杳冥幻渺之說可得而參焉自象湖改土而後已有斯廟載諸邑乘其興廢莫可考稽而仁威弼治

其精氣靈魄累劫不磨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驗耶年來廟宇湫隘無瑰偉絕特之觀復歲久不治棟楹樑桷漉漫不鮮重以嘉慶十二年不戒於火僅存基址蕩焉泯焉過而覽者惻然神傷謂福祐如旌陽可聽其棲息無所委神貺於草莽乎於是邑紳鍾蔚黃楊茂堂等邀集城鄉好義士共相籌畫編立樂輸冊若干部隨到隨寫隨收不踰時而得白鏹數千用是陬吉興作鳩工庀材以厚其牆垣中構正殿三楹以妥神像復葺左右兩翼東祀財神西祀五顯等神復於殿前築歌臺以爲歲時酬愿及神誕演戲之場重簷巨棟爽塏宏深并造石坊駕鳳凌霄恢宏壯麗視向之湫隘卑狹者今則赫然改觀矣方今

聖天子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薄海內外油然動其忠孝之心樂善之志真君道成而神功在不祧至今斬蛟試劍諸石及龍泉劍井遺蹟尙存雖不必泥於內修外煉之說而聖王神道設教有舉無廢非有可尊之道安能令百世後謳思弗替永永血食也莊子云昔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所當社而稷之尸而祝之韓京兆送楊少尹序亦謂鄉先生沒而可餘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則斯廟當與河山並壽可也然則真君之以忠孝垂教誠有合於聖賢之道而非杳冥幻渺之說所得同年而語者詩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其是之謂乎是役也經始于嘉慶十五年六月告成於十八年臘月所用木若干石若干督工料者誰司句稽出納者誰均不可不書也爰誌其巔末以應諸君之請且喜邑紳士之好義慕善有合於忠孝之大原也是爲記

瑞金修志書記

胡國耀

德清人

古者官與師無二道也粵稽六典自鄉遂大夫以迄族黨閭胥縣里鄰鄩之長以治得民卽以賢得民不獨司樂司成之專掌教事也後世儒吏異趨而官師判有能以師道爲官若文翁之蒞蜀者豈不卓卓焉人望哉瑞金縣侯蔣淥初先生庶幾其人與先生丰神俊爽才識敏捷大都本於史籍少遊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

上諭亭

文廟周視先農壇書院考棚育嬰堂城隍廟毓秀臺城樓城壕屬謀邑士凡漶漫者黜堊之坍塌者創新之數載經畫次第釐然殫誠盡力動爲百年久遠計而尤諄摯以修縣志爲任瑞金舊志修已七十年矣先生早夜拳拳旣慮經費繁重尤慮

采訪艱難體例固不可不謹土俗又不能重違經營獨運幾
匝月於是以道光辛巳二月集邑中紳耆士庶於署之西廳
先之以勸諭示之以條例有力者與商經費有年德者與謀
采訪能文者與議纂輯繕寫校對諸事以書院公地爲治事
所公餘必親往督辦而總日子日各引以及考正論就釐訂
得失諸大端皆先生自任十越月而草志成爲卷十有六先
生又詳加校讐然後其原文訛舛者曉然以暢新增搜羅者
肅然以備字畫譌舛者劃然以正督學王蓮府少宗伯亟加
贊賞而爲之序於時都人士旣感先生之勤瘁又敬先生之
淹通咸登堂請曰瑞之民得父母耶瑞之士得明師矣前志
修于郭父母邑人佩其功德已志入名宦况經七十年後功
於前倍難而書于前益細民等實肺腑銘焉請爲老父母立
名宦傳以昭不忘先生遜謝再三且曰天下事畏難者無成
忽易者鮮當古今功列司勳名垂竹帛未有不深怵乎此者
願與諸君子共守此二語以誌無忘焉可也壬午二月萃南
昌刻工開劂於署聞六月竣事國耀與先生相交最深相
處最久而親見聞其事夫能爲官者吾知之能爲師者吾知
之能以師道爲官者吾僅于先生知之若夫不飾智以驚愚
不僥倖以媚俗平反冤獄盤獲巨盜是又先生之有守有爲
而共厥位者爲記瑞金修志事而并著之

金鵲橋記

汪 憐
彭澤人

距城南十里許踰竹園嶺至庵子前爲閩粵之孔道萬山綿亘有溪濫觴于武平之金山至桃陽岷匯西坑之泉遶塔陂而達于羅口向有橋梁石墩架木甲申塌于水七年病涉越辛卯秋始鳩工勸募鼎新以石閱甲午春而告成適予司鐸綿江來遊此地延覽山川風物之美而不禁睨然高望也是橋東枕翠屏倚山建閣爲聽月樓樓之下爲郵亭提攜負戴往來而不絕者日以數千計也若夫日出而赤沙晴月臨而青塘澈紫雲之井寒冽而勿幕石溝之巖飛瀑而如練朝暮之景不同而林壑之清幽疑在丹臺石室間也橋之南爲塔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二

陂桴筏絡繹若鳧泛鷗集之浮沉偃仰也橋之北爲牛渡淘汰金沙若蟻附蠅維之濡首塗足也至若耕者負耒于桃營釣者垂綸于駕澗樵夫歌牧子唱樹木陰翳而禽聲上下山高月小風霜皎潔四時之變無不可愛此金鵲橋之大觀也予籃輿小憩與斯里之人士父老酣飲于聽月樓中仰而觀山俯而聽泉沐浴膏澤歌詠昇平亦適人木鐸之徇而與民偕樂之嘉會也建橋者誰桃陽大小二隘及同邑異鄉之喜信也董成者誰明經危君彩霞耆老鄧公帝佐也勸事者誰劉君文政危君雲月也列敘時人錄其所述序記詩文哀輯成帙梓行永久美愛斯傳則有吾友選薦之湯君召亭也予

樂斯橋之有成而嘉山鄉之好義也爰濡筆而爲之記

遊陳石山記

劉忠愛

邑人

余邑多山而奇巖邃谷怪石幽泉則陳石爲最山陽距閩嶺北則綿水出焉自王田寨東行二十里入山隨山曲折數轉石勢嶙峋壁立如削卽舊志所謂試劍石相傳陳武帝試劍於此又若狻貌盤踞爲獅子峯又石筍倚空體員而直上爲蠟燭峯盡變極態不可名狀余心奇之過蠟燭峯轉山凹復下行蔓草蕪沒蒼煙滿谷四望陡絕無路意以爲不可通矣復行行至山腰隱見叢木陰翳煙逕微茫可辨遂道而入橋在叢木間曰鎖雲橋橋下清流激湍幽鳥時鳴亦絕勝境也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三

橋盡入洞屈曲緣石磴行石坊豎洞中顏題苔蝕不可識過石坊忽高巖峭聳飛空而上則羅漢巖也一泉自巖頂數十丈瀉下仰之如纍珠故名之曰撒珠泉巖下結僧龕四面絕壁虧蔽眞夢想不到處也巖之陰泉盈盈自石竇注如乳瀆於巨石爲米堆石相傳能幻米供山僧隨僧多寡皆足取給其信然歟由巖右折有鳥道從石壁橫絕而過下臨絕澗澗上丹崖壁立則千丈崖在焉猿狖飛鳥外不能至也崖半一水自罅飛出落澗中其泉俗呼馬尾水卽八音澗也崖折而右約一里許及古洞則俗所謂陳石寨也洞口僅容一人舊設扉今圯由洞口而入磴級危仄下行數十百武仰視青天

如一線俗稱一線天以此叢莽靡蔓交左右手蒙頭瞑目分
茅葦而行稍闢屈曲行數里有小溪澄澈匯爲一潭名臥龍
潭以石投之滃然有聲欲再前則逕絕而洞亦盡復得巖窈
默深幽巖頂一竅如甕口徑可二三尺圓規天光有泉自甕
口飛下流匯於潭同人共怪嘆爲絕奇余攷誌乘所謂陳石
十二景其中言泉者止有撒珠泉而茲泉未有稱焉嗟夫天
下事之或傳或不傳其果有幸不幸耶洞側一小逕緣逕而
上有臺曰翦雲臺徘徊臨眺者久之日已晡遂率尋前逕山
洞返羅漢巖登巖頂寺鐘鏗然鳴萬谷饗答夜靄漫空際下
宿僧舍追次所歷得詩十二章各以舊俗所命爲之目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四

重修大成殿記

嘉慶丙辰

袁翥雲

邑人

吾邑先師文廟舊志所載遷徙不一其地類皆因陋就簡無
以應山川靈淑之氣厥後卜吉於城內之南門取象於文明
之義焉城之外奇峯矗立綿水滌洄立者如屏濛濛者如紳據
靈積秀鬱勃而蔚爲敷賁之大觀者唯學宮足以當之數百
年至於今不改嗣是屢加修葺蓋自乾隆十八年以來屈指
又四十餘年矣垣牆榱桷日漸圯朽今春邑侯劉與闔邑紳
耆謀所重新者羣情踴躍無不樂從惟大成一殿較舊制宜
加壯麗所費尤鉅議者頗有難色邑紳鍾公芸室慨然請於
衆以捐修爲己任闔邑稱善於是吉蠲告廟鳩工庀材凡木

石陶旒以及一名一物之細公無不躬親相視又以時察其勤惰而賞罰之由是樂事勸功馨鼓弗勝不數月而事竣三階重軒規模壯麗雕楹玉碣氣象輝煌其叫窾幽邃重深奧秘登其堂者如覩當年美富而不自知其何以肅然穆然也既釋奠告成相與燕而樂之劉侯舉觴屬公僉曰廟貌改觀公之力也請以爲公壽公蹴然辟席謝曰是吾儒分內事也何力之與有如諸君言適以重我愧也聞者於是美其勞謙有終而又服其所見之大僉命雲爲記其事雲退而思之今夫釋老之教其與吾道顯背而馳者也浮屠老子之室其亦無與吾儒事也近時士大夫每不惜捐億萬金錢侈梵宇琳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五

宮之勝以爲觀美而至於學宮之修舉鮮有能獨任其事者以視公之所爲孰得而孰失耶方今

聖天子隆師重道雖山陬海澨莫不立之學校董以師儒有志之士當必有日新月異入室升堂以求爲有體有用之學者是又公之所重有望於吾邑也夫是爲記

雲集墟建石橋記

袁翥雲

自邑城外北行十五里亂流而濟爲潭屋渡其地近接闐闐遠通閩粵車馬闐喧絡繹不絕固東南孔道也居人舊設橋渡以利行人往來稱便第時值春漲波濤洶湧湍澌潑潑駛如激箭渺若巨浸行者隔岸倉皇爭舟喧渡亦時有公無渡

河之戒蓋一葦之杭不足以勝輻輳之衆其勢然也向余居遠城經此地目擊心悚竊念仁人君子有能慷慨捐輸豎造石橋使水濱問渡風波涉險之人得康莊攸往之樂者其功德爲靡涯也旣思此事工程浩繁所費以鉅萬計非有大力者烏能勝任愉快乎則又心竊難之逮今春再至則見鯨背穹窿雁齒參差有梁翼然跨於兩岸之間於是負者擔者昇者輿者騎而馳者沐雨櫛風早暮遄行者莫不熙熙穰穰視爲坦途蓋向之臨流躑躅者今則無所事矣余駭喜交至詢之則曰吾邑鍾公梧岡觀察爲大母沈太夫人九十一壽而建也余聞而歎曰善哉公之爲此舉也夫人子能事其親當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六

其誕辰未有不思開筵祝壽製錦稱觴以爲榮者今公獨能先意承志不作無益之費而以利濟民物爲心其不匱之思錫類之仁孰有大於是耶善哉公之爲此舉也抑又聞之夏合曰十月成梁至唐六典所載凡天下之梁與州縣之所管者皆令國工與官吏以時修葺然則橋梁者國家之大政也今公以陳情侍養而所爲已卓卓如是他日

聖天子簡任封疆必將修舉廢墜如趙充國之爲橋七十以大共設施者而又豈僅爲一邑之私乎哉是爲記

四里新文會記

袁翥雲 邑人

余鄉舊有四里文會始於乾隆三十三年所謂螺峯書院者

是也嘉慶辛未歲鄉中諸君子又將從前所未輸者彙輸之以別爲新文會命雲記其事雲謂文者聖人載道之言君子將欲通天下之志故會友以之學以聚問以辨奇賞疑析既不病於孤陋而寡聞志合道同亦不類於出奴而入主有直諒多聞之益而驕樂宴佚之漸無自而生相觀而善由小成以至於大成者卽一黨庠術序間而人材之造就譽髦之蒸起於是乎在豈不盛歟抑聞裴行儉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而荀子亦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者爲國寶然則行本也文末也士之有志於道者必將以孝悌忠信爲立德之基以六藝子史爲澤躬之雅以友生爲攻錯之資以道義爲磨礪之具追琢以美其章漸漬以俟其化無欲速成無誘勢利無驚華以絕根無行險以僥倖此則雲與諸君子所厚望於吾鄉之意也

國家禮樂陶淑賓賢興能菁莪棫樸之化於今百餘年矣士苟爭自磨濯當必有弼中彪外共致青雲以副海內之望者而又豈僅爲一鄉之善士哉若夫區畫周詳善始善終亦存乎賢董事之公且慎而已矣雲里人也不敢謬爲夸毗無當之詞謹從諸君命而質言以弁其端

重修皇恩古剝碑記

楊于節

邑人

贛郡以南地多山山多奇石嵌峭透邃外突中空闢天然勝

境如漢僊蟠山翠微金精諸巖洞最著瑞邑地脈根金精山巖之異類如之城西四十里抵黃安有皇恩巖巖背遠近橫亘皆峻嶺中麓盡處岡纔平孤峯矗起尾脊怪石嶙峋有海鯨掀髻狀山腰凹折迤邐而上至絕頂屹立千仞三面如削峭壁下嚮北開巨巖豁然軒敞中含大厦厦旁深廣如張幄冪可憩數百人通東北隅大小洞口二循崖而西瀦龜龍二潭泉冽而深容光入射沁人心目跡其起伏偃仰張口於前曳尾於後俗呼爲黃鱣巖信然宋天聖中邑人鍾法明結廬此地隱居修真聞於上賜額曰月圓人榮之以皇恩名巖自此始旣而創立寺院羅佛像供香積歷世久遠其間興廢不可考及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八

國朝鄉人鼎建增其式廓至是風霜剝蝕又漸就凋敝歲丙子劉子蘊五假館寺中因集紳耆各醵金修補破敗易圮桷革舊楹繕葺頽垣加以黝堊氣象煥然聿新登臨者益壯觀瞻不減諸名山勝概是不可淹汲不傳也余因敘其巔末而爲之記

密溪記

闕維枚 邑人

距瑞金縣治北五十里有村名密溪環村皆峯峯皆聳秀而共向若兒孫之於宗祖巍然北者大山嶺村之背峯也鬱鬱蒼蒼莫可窮跡迤而東嶺若涼帽若鳳凰若旗形若窖路層

遶至巽峯形若象迤而西竦若金龍仙若均嶺若鳥仙若虎
羊層遶至珊瑚庵形若獅獅象二峯面村前之文運閣自閣
而遶村之中廬舍千餘薨良田數百頃邑著姓羅氏世居之
越今五百餘年無異姓雜處凡壤疇山林在望者皆其所有
未嘗一外去戶口數千丁無巨富亦無甚貧徧室皆聞絃誦
四野悉勤耕種人多秀傑而老壽敦禮讓絕澆習雍雍然淳
龐風也自閣而出而南鼓峯鐘峯之外爲密峽凡村隅諸山
泉源成溪成潭者悉匯於峽峽左右石峯峭壁森列紛敷武
數十村水將會外合江一山橫臥如虹遙峯遠嶂復重重襟
帶自外入者行至峽幾迷不得路若桃花源然嘉慶九年冬
予至密溪愛其山水之靈異撮而記之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九

塘溪橋碑記

楊安邑人

距縣治五里許有港曰塘溪發源上七堡石頭逕逶迤曲折
越四十里匯衆支流合大江治西第一要津也昔年曾建石
墩墩上架木爲橋行人稱便乾隆乙酉馮夷肆虐橋隨波逝
石墩圯焉春夏多望洋之歎秋冬懷厲揭之虞屢議重修以
費浩任重有志未逮越戊子聯集同志釀金起太平橋會歲
給資爲木杓而板長木軟過者恆多戰慄旦時修時廢非久
遠計前歲商諸同會起造石橋先將會項捐用然後募金以
飲之僉曰善爰邀宗翁子章鍾君春振胡君殊蔚策昭等議

立總簿二冊協力勸輸鳩工伐石諏吉浚基鼎建三墩三拱每拱廣一丈四尺高一丈七尺左墩長若干丈高者千丈右墩亦如之橋脊縱九丈七尺橫一丈二尺兩旁翼以石欄各長六丈高二尺七寸是役也經始於戊午十月告竣於己未十一月共費銀八百爾有奇予董其事不敢告勞而諸君贊助之力尤多工落成因屬予爲記考周禮職方氏治四方之道路所以便行人萍氏掌國之水禁恐津梁之失宜又子輿氏述盛世王政成杠成梁民未病涉我

朝恩被海濫凡關津要道皆檄地方大吏隨時修理今成斯義舉俾行旅負販樵牧畷往來此橋者永履康莊詩曰周道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十

如砥其直如矢書曰蕩蕩平平其斯之謂歟爰將修橋巔末并樂助姓名勒諸石以垂久遠

環可園自記

楊光洙 邑人

環可園在邑治北雙清柳渡下數百步之左先嚴資邑人之舊館十餘椽繼又歷年得邑人之圃地售其值視其壞之多寡廣狹而上下之周遭廣十餘畝乾隆十九年先嚴始相基揆日鳩工庀材興版築之費以勤樸斲其成也積廳之區有八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皆足積房之數有三十而栖士之舍樓臺庖湑之所皆具又以隙地廣畝餘浚池取其土層累置園之北成小山而邑士大夫騷人遷客之流類多題咏以

紀勝先嚴訓予兄弟曰作斯園爲汝曹積學明理揚名顯親之所非直爲遊觀佳勝也予小子等首肯之無違先嚴沒後歲甲申予兄弟又增構別墅池亭以仰承先志曷敢言記客有揖予而言者曰夫園亭之勝每因記以顯昔燕喜亭一見于昌黎之文而名遂傳有美堂一經夫歐陽永叔之品題因得以不泯地由人勝事以言傳自古然也吾三遊子之園河畔綠柳夾道恍惚乎桃花源拾級而上見高棟層軒山水環抱顏曰環可園初入戶翠竹紛披鳥鳴上下由會心處進其方廣嚴正爲蓄德之隅因俯臨大河榜曰響濤山房春夏之交汪洋浩淼澎湃怒號足令人發深省然水聲與書聲又相

續不亂也山房後舍宏敞縵迴上通樓楹簷下歷階除絕壁翠屏似煙蘿一半最爲幽異右行數武房舍數間窗外丹桂兩株秋風發時芬芳滿室當必有如淮南王安攀柱而賦者也左行一小廳時當盛暑余坐其間肌膚寒慄視其額曰冰天月于是始知其室宇之清冷類如此前循數級而上怪石嵯峨古樹參天盤根虬形踐成小徑遊人緣此而上中有石林野趣其老幹危柯傲然風雪之表探奇者題曰怡顏取陶公淵明句也從此入曰浮香廊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城郭譙樓歷歷西南隅南岡古剎雙江舟楫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廊腰之下余曰此非復類塵世矣自此歷一廳而北去再

折而東行新阻石爲池池畔建閣左名澄懷右名水鏡波光
反照浮空泛景蕩若無外如傑閣倒影雲裏其池上閣道面
陽若列屏可跂而息可眺而望名以廡景日夕佳亦穩稱也
由閣道攀綠而升小山有亭翼然臨於其上者來青亭也其
媿始勝于浮香廊脫塵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挾光景
而薄星辰凡夫平岡長陸村墟井絡四時朝暮變化不同無
不競奇貢媚咸會于臺榭之內然園中棟宇高低大畧於此
可見由亭而下所至若一洞天綠竹成徑砌石成小堤橫亘
路旁類煙島然梅李竹樹之陰森布蒙密其上下池塘巨魚
異種荷花滿發時香氣襲人衣襟池濱斜折處建小亭曰半

舫坐頃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如入乎舟中又如泛乎中流焉
半舫下修竹蒼翳風搖有聲中有齋故名篁韻也更上循曲
徑而進其宅宇爽塏丹青圖畫如王右軍行山陰道上似鏡
中雖覽之不暇其上舍曰中正堂蓋本周易乾剛健而中正
坤柔順而中正之義以名焉然其卦爻以二五爲中以陰陽
各當其位爲正則又教人玩占而知所以求之方主人又
有取爾也堂之上建層樓與響濤山房樓各抱地勢屬春景
融霽秋氣澄澈八窗洞闢碧嶂俱懸鬱乎如青雲泛乎若蒼
雪此樓中佳趣也中聚數千卷經史子集以課後嗣欲採取
數帙而難于言從樓而下其左精廬幽邃有濠濮間意由一

小扉入則與池通涼館縈紆可以閒觀魚樂憑檻而半舫來青諸勝盡粧帷幙其右窈通河干遙接闐闐遊人多從此入余又隨遊人歷階而前見林深箐密雲影紆徐岸泚汀蘭目遇成色以爲閒曠地也乃階下俯左巍然一堂花木明秀噫此正如入武夷山中步步引人入勝維時興倦情移應猶有佳處未盡尋也子尙云何敢記耶魯泉氏聞其言而違之曰客亦韓歐之流也予園得客言亦因以顯也獨予先嚴訓予兄弟講學明理揚名顯親之意終懼不能大慰其願抱愧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卽以中正名堂之義而箴之夫善求中正者如治室焉主敬以立其本思誠以善其制以博學爲取裁以力行程功居之則無偏倚傾軋之危措之則有大中至正之矩是余蓋有志焉苟能如是則庶乎其可也客憮然扶而前日如子言斯園誠非徒爲遊觀佳勝矣光洙用是載先嚴之訓并追憶客寫園中之景及予所以自箴者而記之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也

觀音石紫林別境記

楊家禧

邑人

距縣治東沂綿流而上二十五里爲均田村余聚族居焉環望皆山林壑多深秀而翠拔千尋觀音石爲最山巔石突起崖開似笑中髣髴有大士神像而石以名環山多松檜間以梧竹夾道陰翳蒼翠欲滴屈曲而至山半則有宮觀崔巍曰

紫林別境是蓋余族明經蔚青公蓄峯公司馬德彰公解元敬存公四人共捐貲二千六百兩有奇所建以棲佛供香火及朝謁士女風雨避憩之所山亦藉以點綴而成名勝焉結構精密布置疎落前廡兩廊堂廣若干丈深若干丈掖兩房廣若干丈深與堂稱堂之後窺卽峭壁爲牆左復畱石廣三尺鑿爲梯級上通乎樓樓間迴廊曲榭庭房深廣與下稱然洞達軒豁較堂尤勝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者此耳窈建側室亦樓屋兩層廳房修廣視堂而措設磊落門外平檐怪石異木雅致宜人壓徑穠蘚疎花幽芳襲袖洵此方佳境也四公之成此境不獨廣方便邀福庇亦將暇日來遊用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十四

以消遣世慮寄寓遙情者於是乎在余每當塵囂沓雜輒望登臨屏息而聽松濤鳥語幽泉互答牧笛樵歌與疎鐘相間憑軒而望平疇萬頃煙火千家雲影山光天碧野綠一目收來恍若身臨欄干十二別有世界三千竟不自知其塵襟之頓滌矣雖然余又思之雲坳風磴上能成廣廈則視嶮巖如平陽其才其智雖爲梁棟爲巨室大有建設亦視諸此矣因不避固陋記其大畧如此云

綿江書院建立考棚議

劉 暲 邑人

莊邑侯加意作人慨然有修復書院之舉此誠培養後進文教聿新之會也合邑紳士莫不踴躍樂助蓋書院落成設膏

火請山長選士肄業其中已創邑所未有然某更有請者歲科兩試士子幾二千人將試于學署恐蹈褻慢之咎試于縣衙則搭蓋蓬廠風雨堪虞且自備椅桌既多提挈擁擠之苦又增借貸稅賃之煩山僻寒儒何能堪此某等籲請邑侯卽於綿江書院建立考棚倣贛寧規制編立坐號扃門考試不特一時稱便八鄉士子永沐厦庇深仁實瑞邑士民無窮之利焉

浮鄉四里新文會書院記

張瓊英

道以講而後明文以會而後盛志以同而後合功以久而後大古者黨庠州序立教之地備而鄉老復以時詔其子弟漢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五

之三老猶有其遺意至唐李寬始建石鼓書院而李渤于廬山構讀書處宋時吾江西白鹿書院遂與石鼓嶽麓睢陽同大自是都會郡國州縣書院之設徧天下歷元明入

國朝于今彌盛其建有請于朝者焉亦有鄉之士夫自構者焉皆置田舍給廩餼祀先哲其中以時萃而考德問業焉故道明文盛處爲鴻生出爲碩輔者相望麻列其間此則書院之效也其或以寢久人益衆講舍不加廣又必賴良有司及其賢士夫因時度地益其所資給俾已至者安未至者慕于是志合而功大施于不替而非是則前有播而弗穫後有實而不種風流旣遐山川亦鬱地靈文物減歇不其惜也歟瑞金

浮鄉文會書院一鄉之士夫所自構者也距邑綿江稍遠士之寡者便其近又以地居螺峯之下流入贛江樂其山水之淑靈宜益有所儲洩風氣靜曠于藏修游息宜故乾隆戊子年前司馬鄒東昭等實始構是其規模條目率倣古然至今學子日益衆舊書院至不能容于是文學楊于佐貲郎鄒蔚光儒士楊于荊等謀于鄉之衆別爲新文會書院以劭前美並拓前力之所未逮會余以會稽秋試事至省垣文學謝廷枚鍾朋享陳一新鄒靖等以記請余余憶爲教諭瑞金時所接書院之人士與得閱其文者不尠矣類秩秩乎其有則無佻也藹藹乎其有文無鄙也輒用爲喜嘆今則二十年相見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十六

自二三耆年外半皆故人之子弟若孫頭角日秀出而又能于講德修業之地用意勤勤如是誠以是各實勉其功則異日之善于鄉光于國其文行本末之卓卓斐斐將且繼楊維節謝怡古羅台山諸先正而又光大之其慰余衰白願望者其又可量也乎易同人之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意皆與文會相教也賁之九三曰賁如濡如永貞吉書院而增新之則賁飾益昭而教澤有濡如之吉矣後之人尙永貞之哉

重修城垣記

知縣

劉登傑

四川人

瑞邑邊疆也距省會一千餘里東南界連閩粵莠良雜還崇

山密菁易於藏奸所以資保障而衛民居惟城垣爲最要考自宋元瑞邑始建城垣其後屢經水患漸就剝蝕然以僻在偏隅因循相仍至

國朝康熙年間前縣任名澧者始動項修復迄今百餘年矣乾隆己亥余承乏斯邑每見雉堞傾圮城身殘缺雖隨時黏補然年月久遠非大修不能鞏固無如簿書鞅掌有志未逮戊午春夏陰雨延綿坍塌女牆堞口二十餘段其勢岌岌不可再緩適奉大府扎查城垣是否完固有無損壞隨親身週視飭匠估計共需工料銀九百餘兩格於成例不能詳請動項興修因進紳士鍾春振等及耆老共相擘畫衆議僉同迺擇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七

紳耆老誠明榦者楊應月賴顯瑄賴顯洪鄧長傑楊其舉劉鎬鄧枝玠曾諭賴奕山賴昌恕楊國標楊光遂廖雲等十三人經理其事風雨晦明不辭勞瘁城鄉紳庶樂余此舉無不踴躍捐輸匡襄樂助奈工料先後定價不一原估銀數不敷余與同城寅好復捐廉以葺其事除各官及紳庶樂助銀八百餘兩另勒石於後以誌急公外余籌款墊用銀八百九十四兩始獲工竣是役也共用銀一千七百餘兩隨稟州尊倣照修理衙署之例先行借款支用分年還墊仰蒙允准此皆各上司嘉惠地方衆紳士慷慨義舉余與同城寅好亦不無微勞爾是爲記

補 哭楊維節文

管正傳常熟人

五之日陰始賓友人或以維節年兄訃音告余余且悼且疑曰庶幾傳之非其真乎急馳訊君媼家趙千里乃謂言者不妄因示余以歿之日月客於官不能辦喪具余慟哭失聲閔不能語移時嗟乎悲哉余悲夫維節之未可以死也瑞邑山水僻狹科第如晨星數十百年英矼偉奇之氣賦之維節發而爲文章領袖海內其爲人忠孝天植飲食居處喜怒哀樂必二者與俱每論次古臣子全親報國事未嘗不中席起舞或欷歔出涕至性傷感人海內想見手采僉曰天生此人以爲社稷噫悲矣而遽溘焉以逝耶余未遇卽得從壇坵未耳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新增文

五十八

維節名字已計偕傾蓋燕市中同籍並峙恨相見晚數晨夕者久之余每聆其言論如餐秋菊之落英挹其孤情又如撫孤松而盤桓也壬申春閩廣流寇起瑞邑戒震隣維節適里居以身捍一邑卧起城堞者幾餘旬邑賴以全嗣走書枉道致余灑灑數百言攻戰守禦之畧悉備而尤戒賊必捲土重入余心領之已而果然其深識遠猷有如此者余生平慕宋諸賢之爲人每閱紫陽夫子所編輯名臣言行錄甚嗟趙韓王不死周世宗曾題句云漫道生平讀論語致身事主是何書忽去秋維節自金陵寄一冊示余啟視之則卽此錄而維節手復訂次者也讀其序亦深憾趙陳橋易節以爲與於亂

臣賊子異哉何所見之不相謀而相同若此歟雖然余蓋甚有愧於維節也維節才名十倍余論者擬之天祿石渠間維節夷然不屑而余尙逐隊赴選此以愧維節一矣維節負經濟宏略輒自嘆曰吾才尙未老也恨早第十年耳借青氊片席將爲大作厚事地誠有合於古人吾斯未信與有不爲後必有爲之旨而余潦倒一城操刀漫試此以愧維節二矣維節藏修匡廬讀書養氣有年故其學力如山不可動如淵不可測而余客氣未除穎不安囊雞未成木此以愧維節三矣俾維節而大有所表見任事庶幾范文正氣節豈遜文文山而遽溘焉以逝焉維節其未可以死也嗟乎悲哉其益以愧

余之虛生也余向憂維節好飲而善病春初維節自閩分較返金陵道吉州不踰宿去特馳函慰余述其較士得士之概云以見兩人聲氣之同余以節飲強飯勉就醫樂爲囑謂是友朋相戒愛恒情固應爾爾噫豈意與君作生死辭耶維節絕意溫飽登賢書迄今家無十石麥所居不蔽風雨諸子煢煢在釋尙未見頭角以維節高情達觀其不介然於此宜矣獨余也稱肝膈交匏繫一官哭不憑柩不能撫諸子執紼前導不惟愧維節於生抑且愧維節於死此所以揮淚孺子之芻腹痛巨卿之馬而不能已已者也

按誄文舊不入志第以維節先生之人品元心先生之文

辭均足有光志乘茲從山曉閣文選錄出特爲補入

游是齋詩鈔序

張瓊英

永豐人

余嘗愛揚誠齋詩於江西詩派外獨樹一幟言近旨遠如尋常草木皆有生香然不善學之則俳至瑞金又喜楊季重狎鷗亭詩氣澤鮮明如相如車騎雍容甚都如佳人歌白紵音態姱好然不善學之則靡而楊氏五家中汲亭詩鈔獨以清淡勝如山空石青水寒月白然不善學之則亦枯要其所自造之詣妙蓋各有不掩者焉楊氏故多詩人哉正不獨汝士以壓例元白雄於唐誠齋集中所論諸楊競於宋仲宏以百戰健兒傑於元鐵崖以樂府淋漓鳴於元明之際已也鹿柴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

司馬起於狎鷗亭汲亭之後其詩與相出入尤酷肖誠齋集質而不佻媚而不靡淨而不枯一家之中轉益多師庶幾釀花成蜜編絲爲錦者歟鹿柴年方壯家饒能耽詩且工若是良由天懷昭曠與俗嗜異趨又與寶窗立夫諸子互相砥錯由此而更綜唐宋元明及

國朝諸名家以廣益焉將所至不可涯又豈直守一家之學也哉余別瑞金久喜其後起詩人之未替而鹿柴之勤於遠來以求定其詩且爲序之之意爲尤可尙也夫序者抒也故於其別也率抒吾意論而晝其集以諗之

補本庵詩集序

羅有高

余與劉子敬旃世友好至敬旃之身三世矣敬旃以予兄弟
與其尊甫諸父遊故于予昆季間每自退然處後進之列歲
時過問書牘必端謹稱謂未嘗不肅也蓋敬旃之于倫類可
知矣敬旃承其家學少小時卽喜私學爲歌詩後隨大父之
任信州學博經歷豫章諸郡水陸交衝抵鄱湖道龍虎山徘徊
象山之麓曠覽清雄慨然想見古名賢考德遊藝之美與
夫神仙符籙魍魎之變怪其情日廣矣其于詩偃仰感宕沉
雄渾灑惻愴而多懷得毋然乎久之敬旃挾其詩過余要余
論別之余爲之反復沈吟而覺其涵泳于性情者獨深其胎
息于古者亦沈鬱而得所宗急爲選擇復諸敬旃謬同心契

且曰願先生有以進之也有高曰夫余何以進吾子哉吾子
其以余向之有志于學也不知余之廢于舟車嬉遊愁病也
八九年矣夫余所謂躑躅古人之藩望其堂廉荒怠而未入
者也奚以進吾子無已請誦吾所聞而吾子自決焉夫詩有
本有文辯宮商之倫明雅鄭之族端理性情一歸于溫柔敦
厚宣神人之和揚厲一代政教激薄俗而返淳龐詩之本也
體製精嚴博綜今古敷華佩實力追大雅遺音性情適洽舍
蘊無窮而條貫井釐詩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若夫喜
華耀樂雕鐫靡響麗辭取悅流俗以要榮聲君子不由吾子
其益敢于倫類以正其性以穆其情嗜悅古聖人之經以逮

秦漢而下賢人君子之辭若芻豢本日盛文日隆行達之巖廊之上鐫之金石昭宣我

聖清豐功令德永永麟炳鏗鏘充雪億兆黔首之耳目油然生其事君事父事兄之心鼓舞優游而不訾竄豈不偉歟夫吾子今日所成亦既厚其本暢其文駸駸乎登作者之堂足以自見于世矣然而自待彌厚者志彌遠收效彌遲程功彌大語未卒敬旃避席曰聞命矣請書之得時觀省以自最也于是書其詩卷之崙

補 危東柯詒穀堂詩序

教諭 張瓊英 永豐人

詩必有師乎童謠古諺天籟也詩可無師乎風騷漢唐穀率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二

也非由學而至者十百之一焉故詩不可不得師雖然不可以徒師不可以不善所師蓋詩者志所之也一曰特也持其志矣然後能養其氣盛其氣矣然後能宜其言故曰詩言志又曰氣志不違古人之詩之可師者莫不由此吾自謂師古人而不師乎此則第優孟焉糟粕焉是之謂徒師古人之詩之有不必可師而若可師則獨其言苟悅口耳而已其氣不必有養而其志未之克特也而吾之識不足以辨乎其志與氣則又將繡鞶焉獭祭焉是之謂不善所師二者蓋文病雖然識有得于資者有濬于學者有資學互得者不可以強齊不可以猝擅明之以漸而進之以恒則篤志而親師取友尤

學者始終之要哉瑞金危子東柯早負才跣跣不羈以能詩鳴于瑞瑞之能詩者自二三耆艾外未能或之先也顧出語過易蛟螭蚯蚓往往錯出而瑞僻處區隅當代鉅人宗工相少又國初楊謝諸老流風漸遠東柯遂岸然自喜每據坐倚酒轟吟談話少所屈服則毋乃其資雖雋詩可喜而猶不免吾向所謂二者之病也顧自予與遊則欻然獨服予所持論已而恍然驚喟然悵以爲今乃知茲事之難而又不欲以難而遂已也于是慮其陋也則遍取古人之可師者源溯而流涉之而又懼其貌也專體而深思戒其昧沒而維也博觀而約取虛問而明辨則試函取其所作讀之且畢取讀之滌乎其澤而漻然以清備諸體而不違繩削其氣之浮者斂而識之疎者密也然予尤重偉其志焉憶予束髮授詩庭訓長而獵討諸家與海內諸詩老上下其論議蓋亦不可謂不得師而至今猶業不益有愧於東柯之日進者則豈非其衣食奔走而志有不篤之爲患歟而東柯家世亦清貧力學至東柯以諸生食數畝學田僅給十年來遂得掃迹徵逐榮利場一切惟矻矻以成家期有所立爲學又能自得師而無徒師與不善所師之病則由此不已將駸駸乎馴至于古人之可爲人師而其學無不至者焉獨詩乎哉余厚望東柯而亦因以自策也故於其請刪訂其詩也而質爲之序

補 楊氏五家文鈔序

張尙瑗

往者楊子又平攜其家三先生文集見貽且以表章之事相屬余踧然不敢當比今歲而退圃大令書踵至彙鐫五先生詩文將次成書俾未學序其簡首於以示海內之景從彰一家之世守兩君之用意勤矣五家之文余宿所服膺者明經維莊之強恕齋集也於贛府志文儒傳私論推仰謂爲虔臺文坵之領袖而維莊平日所得力發於其所自言曰東西漢文以高樸疎拙四字盡之不設起伏不立閒架承接轉換都不用繳句起句直以意接後之學者規摹句字語蹇氣渙曰我兩漢也此爲造之者富隨之者貧非其質矣繙史至宋咸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四

淳德祐兩朝憶少時乙丙遺事輒嗚咽廢書泚筆擬鄭尉虎臣誅賈相露布一通曰誅賈誅所以凡爲賈者汝逢學博族行下□維莊一輩而年乃倍之所作栩栩園集有謝呂豫石大司馬書論前明之文若書序傳志等拘於起伏照應不能自闢門戶或闌入二氏詩賦之語雜以詼諧滑稽學無本領忘稱感慨氣骨索然惟奏疏一種肫誠懇惻簡練以成揣摩縱橫變化按之不亂呼之應節真可傳也高識卓論與強恕齋等強恕齋栩栩園兩集皆無詩寓鴻亭獨好爲詩遂以詩爲宋漫堂冢宰撫江右詩所嘉賞爾翔是時猶低首困於學博江右士論遂以詩名譽之其實爾翔於文適古排鼻高眄

霞表於維莊爲猶子而才堪伯仲贛志所登西山巖記足爲山川生色云退圃所增兩家蓋尊人延會明經詩文最夥丙戌湮於水災退圃追憶而旁蒐之曰影居餘稿並維明文學汲亭稿合爲五家余聞延會翁平生沈靜樸傲不知擣菹幾齒碁幾道於關西一姓分最尊却興安司訓不就惟日與子姪羣從原本性命宗旨砥磨氣節謂王文成公理學功業文章二大不朽爲前明人物第一流其諫佛疏匹韓象祠記匹柳近世文士於荆川震川遵巖諸大家非但不知作文精意之所在求能舉某篇某句獵其皮毛亦不可得侈然白命爲文章家所以去古逾遠延會之人品文章族子維莊極口推

重而維莊與維明兄弟相師友嘗與論文見於強恕齋集中其陳石山記余已錄入郡志蓋五家之文實足爲楊氏重而楊氏一門而有五家之詩若文實足爲瑞邑重且爲嶺以北江以南重先儒有言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又言元氣之在國家必下有不爲利回威誦之士上有不拒逆耳之君而後可相維於不墜楊氏五家皆布衣諸生小試仕宦曾未得邀一命觀其立言以知其志意之所存多在乎國脉之興廢世道之污隆人品之貞邪天道之陰陽消長文章也而功業氣節俱見於其中楊氏於明季裒然首亢其宗者維節先生早世不究其用爲文甚少不名一集以國博官留都與要東天

如受先兩張先生相友善受先令臨川與其邑陳大士及東鄉艾千子兩先生實爲兩江左右文章氣節之宗主復社名儒步東林後塵際賢不肖混濁之時蘊義生風共維植此不墜之元氣五家者衍維節之傳而受教於艾氏家法師承相守弗替退圃又平彙五家而鐫之用意深矣先兄九臨先生創始復社實宗主婁東東鄉而盛其羽翼吾吳師友淵源同出此一脉末學無聞因序五家之文而有感於賢人君子臭味之不遠不勝清流仰止之思焉康熙丁酉春正吳江張尙瑗謹序

家三先生文鈔序

楊兆嶠

邑人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六

余西楊氏自大中大夫閱濂公好講濂溪之學開闢文教故啟禎之際英才挺出祭酒公維節孝廉公希元茂才公爾基聯社赤水皆以高文卓行震耀當代一時流風所被通經學古之士比肩接踵而制舉之文流播海內者指不勝屈迄今百餘年彬彬乎稱盛矣獨詩古文詞沈埋於故紙堆中而不一傳余讀族父維明兄爾逢爾翔三先生文不禁愴然有感於懷也余生晚不及親炙三先生緒論然余先君子與三先生同出九世祖以古學相鏃礪者數十年謂三先生之文必傳於後無疑余小子耳熟焉至今猶能記憶之維明先生垂髫時即以古豪傑自命好吟咏擅聲譽於書無不讀所交皆

當時知名士尤與甯都魏叔子兄弟同邑謝怡古方外采公相親善賦詩則自抒其性靈不以敲推刻鉢爲能事才情爛熳風調斐然極跌宕瀟洒之趣文多散失不可蹤跡後從松竇敗篋中搜得一帙讀之則與詩相上下蓋先生才氣通敏每有所作從人事周張時落筆如風雨間有不脩飾處要是才人本色終不得而攀躋也余家文章之盛推大中公一門汝逢先生爲公季子少時隨父與叔父祭酒公宦遊聲名即大噪與南郡諸名宿樹幟詞壇評先生文有曰老氣橫九州又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余謂先生所長尤在書序記傳狀誌之文胸羅三長貫穿百氏其深奧之思簡老之筆自是半

山一流人物聞先生晚年學氏遂臻妙境惜散佚弗傳也讀寓鴻亭集則詩不敵乎文其議論之卓犖筆墨之秀潤雅潔風度之博大昌明儼然大家規範而一種淡宕淫泆之致流溢於行墨外此爾翔先生學歐陽子之文而得其神味者也先生教上饒時宋大中丞以西江詩派等題課一十三郡人士先生得首拔稱爲東南儒者將薦之於朝而先生逝矣三先生生同族長同硯席叔侄兄弟徒聚首唱歎於荒邨寂寞之濱其最不幸而蚤死者維明先生名僅廁諸生年不過四十有三爾逢爾翔兩先生雖老壽亦不能大有所建白僅以明經膺一學博終嗚呼高才績學如三先生自宜食文章之

報而垂範無窮顧屈指三先生之歿近者三十年遠者亦不出五十年文章幾同劫灰幸而存者則又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文之不工哉推挽無人以致湮沒如斯夫收拾遺文屬在後昆余爲三先生族屬子弟三先生與余先君子又有文章氣誼之投把其遺文能無生存歿已之愴也哉因搜三先生文得若干篇詩若干首而梓之余譾陋無似敢謂能表彰三先生而傳其文哉念及遺文待人收拾則余於三先生終不得而辭其責矣至於蒐訪校讐不遺餘力則余姪朗士之力爲多是爲序恬邨兆嶮謹撰

補 讀史四集序

薛 棗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八

天下有一人而識千百世之得失者其人可以不必長年有一人而視千百世之得失若其得失者其人并可以不必富貴何也謂夫讀其書而厝之者之即其鬚眉也謂夫奉其書而獻之

天子使纓履輯于庭而襪襖集于澤者即其展采錯事也吾友維節亡時予嘗語穆如曰凡吾輩但宜訂正其書求其生時之知己方書田先生序之茲龔澱濱因來請乃偃然爲序非序也姑述馬以俟夫序之者其可也維節強骨銳志誓以經世奮所賞皆勁苦所駁皆軟美一切自便便人之曷毋論不敢先偶以煽蒙頑郎喙二爭鳴力排不願蓋將以救之必務

正之將以明之必務窒之正其邪救其始窒其侈明其髓是維節之志也亦古今帝王卿相忠臣烈士之志凡夫斷腸刎頸悍瞑不迫非膽失叢兩林從容集事爲膽拂輕捫重修稽突梯非識曲突徙薪涓涓塞穴爲識故有以貂珥黑頭金穴粉營爲快者則亦有以瘠身肥國庶物各適爲快者有以積薪不遷書空咄咄賦枯樹欲病爲恨者則亦有以漆室嫠憂長沙慟哭郇楨三十字劉蕢數萬言爲恨者維節所持高故能拆乎人之低所燭明故能曜乎人之暗所綜畫必前乎人之所營者數十年後乎人之所覩者亦數十年故快然不受欺而吃然不長憾蓋維節以曾子歐陽永叔之人而抱韓退之李長源之才之志乃其年天闕如是設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六十九

上帝命亦札使者持版召維節維節必封還白玉樓記叩頭諍曰嗣

有道曾孫一手足殫瘁幸益錫有膽有識之士以招所快而去所恨永輝映于千古臣以任謹昧死請斯言也維節之志而留都士大夫所咸信且蒸蒸乎鏃矢錫鏡以慰維節於黃淵維節之爲富貴壽考者端在是書之行而是書固必行則維節之富貴壽考曷有旣于是澌瀆乃精鑄以行而同年友薛竊爲之序

補 讀史四集序

龔一柱

古今記載皆史也要皆出於喜怒哀樂之自然者也夫是則率性是史又何俟讀讀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後古人而鑒其性也。以我讀史乎以我讀我而已。楊氏維節先生性耽典籍四壁圖書時有賞心不勝擊節贊美偶爾拂意幾爲痛哭流涕以及能肩能仔之人足智足謀之士又不翹口爲挖揚而神爲景慕此快恨膽識之名所由鍾於情而發於性也。人第知其制義之妙足堪不朽而要得力先在茲故把筆如神助耳世有習舉子業而不讀史者亡之也讀史而不克如我維節先生者猶弗讀也是誠博文約禮統萬歸一之學讀之最足快心所不應者吉人失相而促之算令千秋抱不

平之恨倘非毘陵薛氏諧孟先生旣辜其膽識哉雖然先生往矣是集不與俱往將乘嶽靈而再來讀史又其率性然矣

補 非非室文集序

倪元璐

文字一番開山即爲世人首過以其人皆學之久而成蹊後賢變法便復聲禁厲誅謂不得復爲某氏之學故豫章之務爲竒文者不一日而奔走天下不十年而幾受坑焚今維節推陷廓清之力又自開山余謂其開山之功倍於前人而過決無有蓋自余此見前人之享大名者雖甚孤竒畢竟以先鋒誨盜今維節之竒乃在神骨雖盜狐白裘手豈能負之趨乎即使後有大力能爲之者亦何可指神骨爲某氏之蹊如

其不能雖更百年維節猶孤行也乙丑見維節文狂喜題頌如維節所自叙云然大都以豐城劍辱之耳今既六七年余言始驗雷令自天生將張司空亦可得而優孟歟友人倪元璐撰

補非非室文集序

陳際泰

壬戌癸亥之際維節以奇文令天下余既已序之矣又經營十載至於今得古人之神骨韻味而出之而不屑夫偃蹇齷齪以爲奇天下知維節而序之者多矣何必余顧維節非余不能序也維節云夫人最患離人于文而言之也離人于文而言之豈復有文且離人于文而言之豈復有人維節命文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一

之旨如此此所以非余不能序也然而余實不能序也非不能序其善多矣春秋之善不勝書將一書之而已所以從重其餘從同序維節如是已乎即如是豈可謂能序維節者哉維節故食貧然奕葉風素其邑山諸侯之國也獨楊氏兄弟登賢書者三人未契所寄層出踵至而維節先成進士維節古文與制藝高遠深微動有師法參之當代名家俱無忝負其爲學盡發五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二氏之書以觀其芳澤之所處不唯觀芳澤之所處也而且有以統其大義之所極參理性命評次古今獨見竒裁足以獻酬羣心處茲不惑爲人斷然以古人爲必可至慨然師用聖賢少奇貧事

兼粗細半畝一合共處同師未弱冠售於鄉既早發才又最奇性體所寄風趣如初衣飾無寸絲內外戚屬收置于家而衣食之乞貸相資恩紀無替天性樹敢於友誼尤重同社凡六人三人聽鹿鳴上公車沒其一人于清江浦其三人又于虹梁水死維節身翼四友之喪往還數千里李白所爲炎月伏哭寢興攜持者殆幾是與爲之經紀後事勞費正等有廟歸然於赤水之上所謂四賢祠也丐碑文之丐田祀之丐有司四時蒞之又爲刻其遺文使表見於天下嗟夫此豈今之人也哉性淡泊忍嗜慾絕紛華千里過余所衣故襦中通余引手指而戲之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維節怡然自若也爲

聖朝欲更讀十年書方古人四十強仕之義于以固吾淡泊而老吾才則何若嗟夫迹維節學術人品如此吾雖不避細碎言之亦豈足以相盡者哉友人陳際泰撰

新修城隍廟記

知縣 張國英 武進人

古者分國治民社稷山川之神有功烈於民則祀之後世設爲郡縣置守令治其地社稷山川之祀如故而別設城隍廟民事於社稷山川相維繫位與守令等守令治民於明顯施德刑城隍治諸幽亦視善惡陰行賞罰然社稷山川惟有司詣壇致祭民不得申一拜城隍立廟以祀民有疾苦災患則奔走廟以禱儼然如衣冠瞻視之在上蓋神道設教其誠之微而顯者有如是也瑞金舊有城隍廟在城之南靈蹟久著道光初吾鄉蔣淥初先生作令斯土大加修葺金碧輝煌厥後歷年多漸改前觀邇來舊基僅存幾不能蔽風雨余於癸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三

酉九月承乏瑞金接篆後拜謁斯廟心怦然動爰捐俸興工勸邑人出貲供費令邑紳楊世芬董其事由門戶以至堂室廊廡荒者補之朽者易之既求完固復加丹雘一切吏役像皆侍內外左右如官署狀自去歲十月下浣始事至今歲四月望後工竣凡用白金一千四百有奇出入可紀雖未知於淥初先生所修何如亦庶幾可以妥神靈於永久矣因念天下事銳意爲之未有難成功者聞之前任諸君欲興修者屢矣卒不獲成而有待於余公牒旁午有暇口注念斯事深以不成爲憾前後閱月七而遂成則事之大於是者郭不可漸次舉歟乃擇吉日入廟陳香帛虔拜進祝願神永安斯位散

祭祀併幪四境雨暘時若民物蕃昌以佐

盛朝恬熙之化而補邑令拊循所不及邑令其將益勉誠恪以答神惠若夫神聰明正直鑒察維嚴彰瘡維公睹斯廟者起敬起畏凜然於善之當爲惡之必不可爲因而爭自濯磨互相勸勉釀爲仁厚隆風則又余之切望於民而拭目以俟也夫余旣欲瑞人咸知吾意因鐫斯言於貞珉

重修城內馮侯廟

知縣 張國英 武進人

嘗聞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載諸典禮其祠廟之狹隘傾圮令守土者及時修治蓋以妥神亦以觀政也邑城之有馮侯廟始于元至正間邑令曾仕魯建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四

之以祀馮侯者攷通志侯名祥興有弟二仲祥貞季祥兆皆勇武尙義唐世之季也國祚陵夷盜賊充斥廣明間黃巢肆逆陷長安乘輿蒙塵朝廷莫能制侯憤之慨然與二弟矢勤王之志傾貲財募義旅奮身奔援雖弟戰歿而累功爲將軍召覲熹宗嘉其績寵錫優厚且有智謀詔歸使以計圖盧光稠當是時光稠節度虔南王制自予跋扈而不臣侯覲回光稠覺之過虔欲脅附已不可將抵境使其將黎破家賊刺之投諸澱口尸逆流至羅溪數月凜如生鄉里神之塋溪南立廟祀焉卽今之遺址也獨是廟當邑城之中衢巷周環居人雜沓而侯靈異累著禱祀尤虔宗紹興十六年賜廟額曰

英廟封其爵曰明應侯順應侯嘉應侯每歲季秋墾之前二日侯之誕辰也豫日齊沐趨廟中輦侯像徧遊街市鼓樂雜伎儀仗森嚴四方來觀者士女雲集極一時之勝父老相傳蓋至今如昔云無何逆氛競擾遂毀侯像而無賴因之更拆撤廟外亭雖正船一楹如魯靈光然榱棟蠹朽牆壁傾欹巨宇高薨幾將風雨莫庇矣則侯在天之靈其將何以妥之與同治十二年秋九月余署篆茲土下車謁侯廟慨之欲重修復集邑紳僉謀樂從于是捐廉倡舉鳩工庀材易前規而仍其址于前則構以亭翼然者爲演劇之臺進爲堂寬廣若干丈深如之上爲寢殿侯像之所棲也左右寢各一侍從之配

祀附馬寢之旁又各翼以室一爲庖湑一爲房廟中所需器物斯備室皆巢以樓窗櫺洞遠高敞可遠眺丹漆之輝煌規模之壯麗以今視昔不已煥然一新哉余于是而嘆天下事之興廢盛衰存乎理未必不主乎數也以侯忠武節義固已崇祀鄉賢矣迺廟久就圯都人士莫之或計也卽蒞斯土者亦多過之而弗問茲余以簿書之餘慨捐倡率竟使頽垣朽棟之區一旦而擅丹楹刻桷之美不以迫驅不假威脅而人不慮費土不告勞凡五閱月而已竣成功不可謂不亟也然則非有以默爲主持潛孚而感率之者其曷克致于斯是役也所以勵忠義崇報高且修祀典也經始于甲戌之仲夏落

成於季秋需費共若干金爰并書之以記其始末

復建育嬰堂記

知縣 張國英 武進人

瑞邑之有育嬰堂肇自吾鄉蔣淥初先生其地在學宮後爲廳舍數間先生修葺邑中堂宇甚多惟此爲創建當時未設公項將有待也先生於道光丁亥賦遂初厥後無復言其事者洎咸豐丁巳流寇擾境舊之廳舍灰燼一空鞠爲茂草而已官斯土者簿書外未暇計及也去年冬余承乏瑞金甫下車即以興廢章弊爲念於此舉尤蘊結焉今歲仲春奉上憲檄舉育嬰堂事余敬體 上憲保赤遂生之德意於是籌費鳩工因舊基而擴之上爲堂廣一丈有二尺深過之階下左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六

右廡凡丈餘堂中祀觀音大士以庇嬰孩兩旁爲房四堂之前爲中廳兩旁爲房四堂之前爲外門門內左右房各一堂之後爲尙義祠書捐助姓名設牌以昭勸勉祠門外階下爲化字爐二以惜字紙後牆護之約費金一千二百有奇是役也經始於春二月落成於秋七月董其事者劉子德裕旣慎且勤其中廳至堂後地基皆劉子捐金購就余於是知好善之有同心也始余捐俸倡建而邑人咸欣然景從當堂書捐者若而人共計洋銀二千元城鄉各自樂輸者若而人計金亦近千兩捐田店者又幾人嬰孩送育酌給哺資皆取足於此可以畫成規矣至由此恢擴公項積百累千累萬廣爲收

養多方調護是又在後爲政者之深心厚力也余旣以斯舉應上憲命而復志端委於堂者誠願邑之人遵行其義由邑而郊郊而野周徧而永久因以興起良善感召祥和熙熙然生齒日繁和親康樂不且爲瑞之休風哉瑞之人士其樂行之毋怠

重修贛關上瑞金馬頭記

陳芳邑人

貢江一衣帶水贛郡舊轄諸邑若佩礪附馬赴郡之舟日絡繹相接至則悉艤東關上藉十二邑非各有維舟定所則入城便易處彼此必互相爭占舳舻擁擠橈櫂撞礙能無虞及不測歟故各邑先民咸購有傍城地數十笏創造磴道邸舍爲行李貨物登岸計名之曰馬頭謂駐驂地也瑞金原隸雩治故向未有此至明天崇時邑南監博士楊維節先生始請之當道創一座於過渡馬頭下畔逮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七

國朝雍正初就圯殆半博士先生族裔進士竟庭公過而慨之爰捐金勸募俾邑人廖洪源董事修葺又買址旁數弓地以益其廣而邑之抵郡者津逮有賴焉弗瑞自乾隆間改屬甯都直隸州後士人歲科試不復在贛而邑隣閩粵懋遷者又多適彼土以故客贛邑人視他邑爲尠而馬頭層級雖久爲巨漲衝塌無議及重修者余跼伏山居久於城市事罕耳其詳同治三年冬偶以故買棹抵郡甫泊見吾邑馬頭旁纍纍

堆巨石數百皆矩方砥平經琢就者知邑之人必將舉復修事第未審誰爲之倡也爰詢乃知邑紳楊雲樵司馬已於春前偕劉別駕樹春集衆定此議旋委姪上舍生慎先者募金司鳩僦事伐石經始蓋於茲已數月矣嗣余入寓金蘭行館與慎先諸君晨夕把晤談及邑馬頭上旁有贛籍茂才劉品元及俞永興戴茂盛等所共地基一犬方昨已央人道意願售爲吾邑業特昂其價未易與議也余以爲此不必論價值得其地爲吾有用業厚予金滿其願可耳僉粲以爲然翌日遂與定議而券買之所買地基上有店二椽舊屬孔獻山所架造亦畀之多金於是日立交易券事成而余於詰朝返棹

矣閱四年一之日慎先君等以馬頭工竣函書至余倩作記書內覩縷其規制云自岸腳數至附郭街成大斷有四爲級共四十居下初斷橫濶四丈九尺二斷之級其廣三丈九尺餘上兩斷則俱二丈七尺之廣也上斷兩肩又砌磴級各二以便左右往其街路屬吾邑業內者並甃石使坦平且所填巨石概鑄有瑞金馬頭數字覆藏土內以垂永久若慮洪水之衝拍則建一石墩以障之欲泊舟之易安則立一鉄椿三石柱以維之而城內金蘭館亦旣釀金修孔固自此瑞人在贛行止皆視昔爲便余展函閱竟竊嘉西關楊氏世能濟美首公事宜其族爲瑞望也至劉樹春素多義舉而於是役復

樂共雲樵叔侄率作底於成此亦以賢勞著望吾邑者爰悉爲佈知來許而瑣記之若是

按金蘭行館在建春門內老古巷計前後二廳左右房屋共八間後以倒廳背外重自己封火牆爲界前以官街爲界左右均以自己封火牆爲界

重修城垣記

知縣 張國英 武進人

瑞金僻處萬山中易藏奸宄而又南連兩粵東阻八閩莽伏草竊之倫揭竿相望非有斗大城翼蔽之其何恃以無恐余以癸酉攝篆其地下車伊始躬環周視垣墉坍塌雉堞黝剝內少居民四顧薦莽心賊之已詢故具悉城建於元明間歷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九

經前絲增拓高丈有六尺廣四百餘丈五門洞闢二水環流是亦一方之保障也自咸豐七年髮逆竄踞爲所損壞雖旋經前代縣黃公素菴以善後局金飭紳修復不數年復遭殘破至同治四年逆氛肅靜前令張公偉堂曾議繕增業庀工未半輒中罷後遂無議及之者因循數寒暑日就傾圮盖瘡痍之後物力維艱績用弗成職是故也余維城者成也保大滋豐是圖城者盛也綢繆復隍是慮故凡司民社者不宜務姑息以市恩假節省以干譽以至逡巡忌諱蠱壞日生曾不思疆圉弗完脫有叵測鹵掠蕩焚豈值百城之費哉余於是籌欸鳩工諏吉經始相其甚壞者改築之擇其稍壞者修葺

之士者甕罇者補不事堊墁粉飾惟求堅完緻密上不耗國帑下不煩民力費僅數百餘金而裒然完善是役也雖不敢比城郎城費大書特書以是備他盜銷鋒鏑無患矣抑又有說焉詩云公侯干城鄒嶧云高城深池或至委而去之是言爲國之道在德不在險而地利不如人和也方今

皇威震疊四海爲家則夫休養鳩安豐財和衆以成衆志之城是

又在後之令斯土者留意爾

增修江東廟記

張國英

乙亥春正余奉檄調南康瓜代者將至行有日矣城中父老有以增建江東廟請者憶余初來江省見廟有是額彼時匆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

匆過之未入展謁不識中所祀者何神旣蒞瑞徧謁境內山川壇壝則亦有所謂江東廟焉意其神必生有功德於民死則血食於其土者故自省垣以逮下邑皆立廟肖像以祀然仍不識神爲何如人也踰年從事志書之役內有江東聖濟廟靈異一記載神事甚詳蓋神爲漢初時人姓石名固生於贛之社富里當時灌嬰討尉陀曾詣軍門獻策功成辭賞後人懷而祠祀以其在贛江之東故曰江東云其後歷唐宋元明屢著靈異疊膺徽號史冊昭彰而文文山宋景濂兩公碑記尤輝煌今古其在瑞也曾應明縣令徐有貞之禱雨則神之靈固功在國澤在民血食在土初非世之淫祀比也夫凡

有澤於民與夫禦災捍患載在祀典者皆守土官所宜留心况神以布衣而護國佑民功難縷述而瑞邑又特爲顯靈之地余旣忝任斯土一日未去境卽爲責所難辭豈可聽其祠廟卑隘觀瞻弗壯乎於是可其請爲之籌畫勸輸得金數百鳩工庀材而式廓之庶幾寢神孔安而降祥降福俾吾民年穀稔疋癘消相與含哺鼓腹以襄

聖朝熙皞之盛則余雖去也亦拜神之賜矣按廟原二進因毀於寇邑人已募建其後進今所建造者則其前棟云

重修長岡圍陂記

謝上修

從來農田必資水利水利之興歷代良有司多爲之官政所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一

不及則築隄治陂聽民間自爲所以利蓄洩而防旱澇也余族自始祖卜居田背村村後西南有田二處西曰茶圍塢南曰瀨下塢約計糧田數百畝地頗平曠惜乏灌溉村之比長江如帶繞材南折先朝余五世祖萬金公相其高下於江之上游絕流爲陂沿江岸開渠鑿溝綿延數里引江水入渠由渠達溝以灌溉二處之田自前明以迄昭代中間不無崩破皆及時修補未至大壞及雍正癸卯洪水爲患溝渠之存者十僅二三兼之東一小溪橫貫其中日剗月削昔之陂防茫然漉漫一發莫收矣每逢亢旱時修築迄無成功衆憂之余默思曰河失故道行地無常何不可舍其舊而新是圖因邀

村中幹練者十二人計畝出貲相與度其地勢離舊陂遷下半里許厚其堤堰內枕以大木外則疊石覆土加沙積薪層次修築務俾堅寔復設一閘以時啟閉庶旱澇之蓄洩有制而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二處之原隰邱畦村內之井塘池圃居民之飲食滌濯無弗取給向之嘆爲漉漫者今則行止有定矣爰謀善後之策議定每月出穀一石擇人專司其事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疏濬毋俾漫延致大損失閱數月而事成衆因屬余詳之爲記予言語雖不文念此陂開創於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不易修葺疏導良法具存欲利澤之大且遠不無望於繼起者之踵而行也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二

是爲記

新修毓秀臺記

張國英 知縣

瑞之北郭外二里許有臺立高阜上以毓秀名自前明逮

國朝道光初其興廢變遷具詳於前縣蔣淥初先生一記予於

癸丑戾瑞攝篆之始閱邑乘已悉之矣旋值月吉展祀臺前之先農壇祀竟登阜周視見臺坍塌旣甚心爲歉然旣歸署爰集邑中諳練諸紳而語之曰人傑斯地靈亦地靈人愈傑也形家言之有驗觀鄭夾漈通志及馬端臨通考所載數十條鑿鑿可據毓秀臺之建瑞先民實以有關一邑文風之故今就圯矣諸君能無爲振興人文計而立任修葺歟紳悉踴

予言而毅然有率作興事志第因城垣廟宇諸營建前爲寇燬者均待修復不得不先事工程浩大之役遂連歲鳩庀未及此乙亥春予調任南康行有日矣乃復聚紳籌畫力勸捐輸共得洋銀貳百捌拾兩屬城紳劉君德裕曰稽臺自蔣公移建十餘年後陳君月潭令此復率邑人彌闕而新之維時人才之挺生城鄉者今猶繫重望於時未始不與前賢相輝映茲復興臺之廢將來鬱葱佳氣所鍾知又何如也君及諸紳勉平哉經營告成而大驗獲見固縣江闔邑之幸而守土者旣始其事以去亦甚與有榮施焉是爲記

楊氏義學記

同治九年八月撰

楊本初 邑人

瑞金人文之盛惟西關楊氏最著循吏儒林文苑不可勝數非山川之萃美獨豐也學固然也蓋自宋時著籍以來先世皆樸學潛德質蘊其文至前明副使閱濂公博士澹餘公昆季提唱先聲一時喁于者衆閱濂公因文入道登科後與鄉先正鄒南臯等講濂洛之學出守都勻本所學施之政事以平苗功擢副使辭任歸訓諸子皆成眉山邁适澹餘公學富於海制藝尤著非非室稿與陳大士等稱江右五家既成進士疏辭邑宰願讀十年有用書報國爲南京國子監博士學者樂就之時比諸蘇湖胡先生復社張天如諸公咸心折願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四

居湜籍列生平志節凜然爲方公書田倪公鴻寶所特重族人鵠二公皆不爲俗學玲瓏玕琪無非溫粹此楊氏興學之始也

國朝崇學右文楊氏人爭砥礪仰企前徽先後登薦掄列仕籍者雲興林立而早達顯名則有竟庭公與太史默堂公竟庭英年聯捷鄉會榜作宰嶺南以文教治歸田後連主數書院講席其學深於全史以史證經旁通百家而融液之有所作直抒己意偉麗沉雄同時周力堂帥蘭臯馮夔颺江鶴亭諸名士共爲文字交名噪四方默堂公具異稟成童卽淹貫典籍深嗜文選識者推以金華殿中人趙學齋督學江右識諸

諸生中選拔之命隨使院教以仕學本末已而入翰林館課朝考皆高等於座主沈文愨公同年朱文正公深相契合詩學尤針芥投漕帥楊勤愨公重其廉能特爲推轂凡兩典試滇南一分校禮闈俱稱得人爲侍御慎密持重巡視南漕剔積弊除陋規商民仰若神明入都旋晉鴻臚寺正卿殆所謂能行其學者歟兩鉅公外出處不一多華實兼備之儒所作詩古文詞及試體諸藝皆自成一家鋟梨問世不獨楊中子時文默堂詩鈔膾炙人口楊氏家學之盛至斯極矣顧極盛者必思繼故前輩曾設西楊文會爲果育第以時舉課所及未廣間有爲義學之說者以創舉維艱弗果道光末年雲樵司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五

馬念及此事願捐腴田載租二百石爲學資書祠以告合族族人因設學無地尙躊躇旋以粵寇頻警事遂寢欣逢海宇肅清奎彰璧煥司馬旣倡議請廣瑞金學額勞費兼任親赴省垣上其事於 大憲得邀

盛典復念家學之宜興也乃捐店業租錢四十緡助文會資而義學一事仍耿耿去冬在祠茂才冠林秉懿二君復力言之衆曰此事人皆欲爲第不知學設何所冠林曰吾弟有承吾叔父所遺漁船壩居左房屋一所頗深廠吾嘗與弟私言可捐作義學弟曰諾未審諸公以爲宜否衆欣然曰如是則華易成矣有雲樵捐田租植其基又得住宅造學舍我等各房

輸金爲費捐田爲業敢不勉乎今可將九世祖學租及向時西楊文會公業併歸義學且因捐屋而增購餘舍以恢擴之餘事次第舉於是衆舉司馬綜其要而玉坡選士祥廷明經希昌參軍共治之分緯就經則有文學冠林君佩椿君別駕慎先君上舍美存君等協乃心力遂涓吉造學舍各房書捐收存雲合響應乃共議講堂幾楹肄業生書室幾間又設尙義祠立牌書名以表捐助學舍成每歲延名師教授酌定良規司事者必詳以慎予頻年席司馬別業課其佳兒蔚新今歲秋過司馬家適諸君星聚論義學事予詢得端委乃起而颺言曰美哉西關之爲此舉也記有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

其友而信其道義學有地以安業奉耑師而親之卽同族爲友以樂之其道共信誠於古有合也抑澹餘先生曰離人而言文不足以爲文且不足以爲人今之學者雖習試藝爲羔鴈然必服習聖賢之理研程朱之傳註挹經史之太義而叅以韓歐諸家之高文典冊所誦法皆裨益身心而後發爲文章非梘貌蠟言蓋學問在是人品在是才藻經綸亦在是非但利試決科而已楊氏苟溯副使諸公之遺風而由學以繩武則所謂循吏儒林文苑彪炳人寰者必將蒸蒸然復見昔日之盛也初於西關宗裔也憶少時獲見前輩藉聞緒論嗣徧讀先哲遺編肅然起敬後與同輩人士遊相結以學泯畦

眇今後來之秀方英英若發其必有好學過我業廣功崇者
予且拭目以俟矣諸君子屬予爲記予旣欽司馬之興學志
銳羣賢之相與有成而又喜睹吾楊氏之髦雋日起暉麗粉
榆也爰摭中所樂道者以書之

蕭公廟祀龍神劉猛將軍記

知縣 姚敏德 貴池人

瑞邑龍神廟久廢每逢春秋惟假他廟以祀劉猛將軍新入祀典建廟未得其地二神無所妥靈心竊憂之一日以事出北城停車雙清橋岸見有水神蕭公廟神像已剝落庭頗廠廟接石橋前望則岡巒橫列如屏障焉綿水自左而來過橋下右行合貢水環抱城垣沿岸古樹蒼翠交映清流余意此地祀龍神劉猛神爲宜乃招近地紳士劉采玉楊泰階謀所以修之擇日奉龍神劉猛神木主於廟行祀有地不至假借無常廟自蕭公始亦爲設木主三神皆司川原水旱之事列座妥靈非迥不相侔者也因念舊廟不修久矣余從而新之

瑞金縣志

卷十四 文

八十八

以奉神靈降福祉則此後之完固不期諸久遠乎又考之禮八蜡之祭以有功於民而民亦以歲時報賽田事是斯廟之神祭祀外衆庶亦得而致敬也爰籌款設黃埠團上周屋門前及長坪田壹拾叁畝以爲修葺供奉之資屬劉楊二紳經理與近地諸紳共守之二紳等勉乎哉廟貌巍巍神祇降鑒年豐人樂水陸恬熙固守土者之所願望於無窮也是爲記

按姚令所設之業劉采玉楊泰階因廟與橋接夜行維艱乃邀鄉鄰聯燃燈社以田業爲基而生息之奉神外每夜懸燃燈於廟亭以照行人業有所繫永久不廢